金文最

第二函
函八册

金文最卷三十一目錄

文

祭大房山神祝文
祭混同江神祝文
祭林神祝文
祭長白山神祝文
太廟十一室通用祝文
七祀通用祝文
山陵元日祭奠祝文
大定改元七月十五日祭山陵祝文
世祖忌辰祭山陵祝文
太祖忌辰祭山陵祝文
太宗忌辰祭山陵祝文
睿宗忌辰祭山陵祝文

貞懿皇后忌辰祭山陵祝文
祖宗忌辰祭保陵公祝文
皇后忌辰祭保陵公祝文
七月十五日祭保陵公祝文
冬至祭保陵公祝文
元日祭保陵公祝文
寒食祭保陵公祝文
睿宗升祔祫享太廟祝文
睿宗升祔祫享別廟祝文
祫享太廟祝文
祫祭七祀祝文
夏至祭地祇祝文
孟冬祭神州祝文
夏至祭地祇以太祖配祝文

孟冬祭神州以太宗配祝文
禘祭太廟祝文
禘祭七祀祝文
祭太社祝文
祭后土句龍氏祝文
祭太稷祝文
祭后稷祝文
祭東嶽祝文 東鎮同南鎮中鎮西鎮北鎮俱與嶽同
祭東海祝文
祭東瀆大淮祝文
祭南瀆大江祝文
祭西瀆大河祝文
祭北瀆大濟祝文
祭天祝文

祭地祝文
合祭天地以太祖配祝文
祭七祀祝文
太廟朝享祝冊文
別廟薦享祝冊文 以上原列卷六十一
祭先師孔子祝文
修顏子廟告成遣官致祭祝文
祭鄒國公祝文
秋報祝文 李俊民
祭天奏告文
祭地奏告文
合祭天地奏告太廟文 奏告諸陵同
合祭天地以太祖配奏告文
合祭天地奏告昭德皇后文

合祭天地奏告五嶽四瀆文
合祭天地奏告龍津橋橋神文
合祭天地奏告行神文
禘祭太廟奏告文
祫享太廟奏告文
奉上睿宗冊寶奏告文
睿宗升祔祫享太廟奏告文
起兵誓諸將文
皇子鬎鬌文
剃頭人念文
上周監察夫人生朝文　王若虛
湯廟祈雨文　李俊民
設醮祭孤魂齋文　李俊民
楊榮追薦母姪齋文　李俊民

瞿仲通祭孤魂齋文　李俊民
湯廟上梁文　李俊民
高平縣宣聖廟上梁文　李俊民
神霄宮上梁文　李俊民
錦堂上梁文　李俊民
崇安寺重修三門上梁文　李俊民
高平顯眞觀三門上梁文　李俊民
南宮廟學大成殿上梁文　元好問
南陽廨署上梁文　元好問
外家別業上梁文見文雅以上原列卷六十二　元好問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文

祭大房山神祝文

蓋以磐基所肇陵寢是安惟爾有神實受其職是用昭報錫以顯封尙鑒予誠永修靈佑 大金集禮

祭混同江神祝文

蓋以滔滔靈源東土之紀義師初濟實發其祥爰秩典文肇稱冊號丕顯休命神其聽之 大金集禮

祭林神祝文

蔚彼長林實壯天邑廣袤百里惟神主之廟貌有嚴侯封是享歆時蠲潔相厥茲榮 大金集禮

祭長白山神祝文

蓋以發祥靈源作鎭東土百神所寶羣玉之府勢王吾邦日隆丕

緒祀典肇稱寵章時舉顯顯冥封嚴嚴祠宇神之聽之永膺天祜大金集禮

太廟十一室通用祝文

伏以歲序伊始品物咸新夏云序當長養化屬南訛秋云孟秋届序萬寶順成冬云元英首氣閉塞成冬臘云歲功云畢樂茲嘉平有嚴大宮聿修時祀仰祈鑒格永錫繁釐謹以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虔蒸齋粟以備清祀尚饗大金集禮

七祀通用祝文

以茲孟月臘享云以茲嘉序享于太宮維爾有神宜膺典祀謹以犧齊粢盛庶品式遵常禮尚饗大金集禮

山陵元日祭奠祝文

伏以歲律更新物華資始寒食云和律吹灰燧榆改火七月十五日云田甫登場月當流火冬至云律候陽生日迎長至感茲時序仰上園陵肅致吉蠲冀垂昭鑒尚饗大金集禮

大定改元七月十五日祭山陵祝文

孟秋既望新穀將升感時序以興懷仰園陵而致孝薦馨香於令節庶彷彿其生平庸表精誠冀垂昭鑒尚饗 大金集禮

世祖忌辰祭山陵祝文

伏以佑我後人丕惟聖緒永懷遐馭適及今朝敬薦哀悰冀垂昭鑒尚饗 大金集禮

太祖忌辰祭山陵祝文

伏以洪維聖緒眇質獲承邈矣仙遊陵園在望適及遏音之日靡勝沾露之思嘉獻就陳哀悰可鑒尚饗 大金集禮

太宗忌辰祭山陵祝文

伏以獲承基緒祗奉陵園追茲遏密之辰深□讟傷之念就陳嘉薦庶鑒哀悰尚饗 大金集禮

睿宗忌辰祭山陵祝文

伏以仙馭遐登歷年滋久望陵園之館御鬱霜露之哀悰庸致蠲蒸式昭永慕尚饗 大金集禮

貞懿皇后忌辰祭山陵祝文

伏以在遼之陽聖善寢御茲屬永遷之日不勝感慕之誠嘉薦就陳瞻言如在 大金集禮

祖宗忌辰祭保陵公祝文

祇奉永陵 睿陵恭陵熙陵景陵 式臨諱日追伸感慕往致吉蠲仍飭使軺展祀祠宇聿遵彝典宜鑒精衷 大金集禮

皇后忌辰祭保陵公祝文

西山之原陵寢斯在屬當諱日爰舉祭儀惟爾有神宜從茲薦 大金集禮

七月十五日祭保陵公祝文

列聖園陵神實保佑比頒顯冊封以上公申敕有司俾修祀事從厥歲序著為彝儀 大金集禮

冬至祭保陵公祝文

瞻彼西山園陵斯在以左以右維神之功長至在辰宜從與享尚

其英爽歆此酬觴 大金集禮

元日祭保陵公祝文

陵寢孔固繫神之功式因歲元聿修祀事 大金集禮

寒食祭保陵公祝文

陵寢孔固維神尸之相爾有功宜在祀典茲爰改火禮亦順時往致薦羞是用昭報 大金集禮

睿宗升祔祫享太廟祝文

廟祏有經睿考升祔 睿宗室曰皇考 歲序循次禮宜合食謹以一元大武肅陳明獻表茲孝誠 大金集禮

睿宗升祔祫享別廟祝文

正位坤儀依神別廟歲序循次適茲合食今以一元大武具陳明薦以伸祫禮 大金集禮

祫享太廟祝文

歲律云周時惟冬孟載考彝儀大陳合食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

𩱺脡祭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用肅明獻式表孝思（大金集禮）

祫祭七祀祝文

歲序載周式遵常禮以醴齊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大金集禮）

夏至祭地祇祝文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攝事云謹遣太尉臣名下放此）敢昭告於皇地祇乾道運行日躔北至景風應序離氣效時嘉承至和肅若舊典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茲祇瘞式表誠慤高祖皇帝配神作主尚饗（大金集禮）

孟冬祭神州祝文

包函區夏載鎮羣生溥被域中賴茲厚德式遵彝典練此元辰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明獻厥誠備茲祇瘞皇祖太宗文武聖皇帝配神作主尚饗（大金集禮）

夏至祭地祇以太祖配祝文

時維夏至肅敬訓典用祇祭於皇地祇惟高祖德協二儀道兼三統禮膺光配敢率舊章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肅雍明薦作主侑神尚饗　大金集禮

孟冬祭神州以太宗配祝文

太宗德被乾坤格于上下昭配之議欽率舊章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肅雍明薦作主侑神尚饗　大金集禮

禘祭太廟祝文

伏以九廟可觀五年一禘舊章茲率大祭是承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腯祭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惟永孝思冀垂昭鑒

祭昭德皇后云有曰音徽其歆祀事　大金集禮

禘祭七祀祝文

大祭於廟茲惟其時以爾有靈宜膺秩祀謹以醴齊粢盛庶品明薦於神　大金集禮

祭太社祝文

惟神五土是司容養萬物博厚以載德合無疆謹因仲秋仲春式薦明祀恭以玉帛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備茲禋瘞用申報本　大金集禮

祭后土句龍氏祝文

爰茲仲秋仲春吉日有事於太社惟神力平九州功德甚茂其從享之典禮惟舊謹以制幣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旅於表位作主侑神　大金集禮

祭太稷祝文

惟神五穀是生八正爰始人之司命功莫大焉謹因仲秋仲春式薦明祀恭以玉帛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式陳禋瘞備修常秩　大金集禮

祭后稷祝文

爰茲仲秋仲春吉日有事於太稷惟神誕相稼穡粒我烝民功在祀典爰用陟配謹以制幣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旅

於表位作主侑神（大金集禮）

祭東嶽祝文（東鎮同南鎮中鎮西鎮北鎮俱與嶽同）

維神贊養萬物作鎮一方式因春始（南嶽云夏始中嶽云季夏西嶽云秋始北嶽云冬始）用伸明祀謹以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大金集禮）

祭東海祝文

維神百川所歸衆靈是宅浮天載地坎德攸先爰及孟春（南海云孟夏西海云孟秋北海云孟冬）用籩薦禮謹以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大金集禮）

祭東瀆大淮祝文

惟神源流深毖潛潤溥洽阜成百穀疏滌三川青春伊始用籩典秩謹以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大金集禮）

祭南瀆大江祝文

惟神總納大川朝宗巨海功昭潤化德表靈長爰因夏首修其禮典謹以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大金集禮）

祭西瀆大河祝文

惟神上通雲漢光啟圖書分道九支旁潤千里素秋式序用率常典謹以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神 大金集禮

祭北瀆大濟祝文

惟神泉源清潔浸被遐遠播通四氣作紀一方元冬肇節聿修典制謹以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神 大金集禮

祭天祝文

伏以天有成命烈祖受之眇躬嗣服天其子之迄用康年緊其本始肆類於郊式昭大報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虔修祀事 大金集禮

祭地祝文

伏以有天下者父天母地尊事地祭率由舊章於茲圓壇饗以並位神靈之祉申錫無疆 大金集禮

合祭天地以太祖配祝文

伏以於皇聖祖駿命所基功加于時肇造區夏克開厥後無疆惟

休燕及皇天推以太祖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虔修祀事侑神作主大金集禮

祭七祀祝文

稱秩元祀禮先太宮用協彝章備陳嘉薦大金集禮

太廟朝享祝冊文

伏以聖德靈長流慶光遠克開厥後燕及于今肇修郊禋昭茲嗣服載懷先烈祗謁神宮謹以牲齊粢盛苾芬庶品潔誠明薦仰祈顧歆大金集禮

別廟薦享祝冊文

升禋泰壇國之大祀有嚴廟薦典禮攸先謹以牲齊粢盛苾芬庶品備茲嘉獻大金集禮以上原列卷六十一

祭先師孔子祝文

惟明昌六年歲次乙卯八月癸丑朔二十七日己卯謹遣朝列大夫知泰定軍節度使兼兖州管内觀察使提舉學校常平倉事護

軍富春□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孫即
康敢昭告于至聖文宣王國家禮崇儒術道尊聖師闕里廟貌于
以新之雅樂具舉法服彰施庶幾𩆜格永集繁禧尚饗 祖庭廣記

修顏子廟告成遣官致祭祝文

惟明昌六年歲次乙卯八月癸丑朔二十七日己卯皇帝謹遣兗
州節度使孫康敢昭告于兗國公宅廟告成神之式燕肆頒樂服
以煥聲容殊別上儀表章崇教儼惟亞聖作配先師春秋二時祀
祭百世 祖庭廣記

祭鄒國公祝文

國家思宏文治崇禮聖師乃詔有司一新祠廟祀以法服奏以雅
音惟公侑食是用昭告 祖庭廣記

秋報祝文 李俊民

旱蝗爲虐年穀未登肆殫懇禱之誠即獲休徵之應不妨穡事有
恤民勞屬大田多稼之秋皆上帝諸神之賜勝妖以德易儉爲豐

祇薦菲儀仰酬景貺　莊靖集

祭天奏告文

伏以適追祖武嗣守靈符謹講曠儀肇修大報前期潔告舊典有稽仰冀威明俯垂省顧謹以今年十一月十七日合祭天地於圓壇不敢不告　大金集禮

祭地奏告文

伏以肇舉上儀有嚴合饗豫申祇告率迪舊章誠冀聰靈昭垂鑒格謹以今年十一月十七日合祭天地於圓壇不敢不告　大金集禮

合祭天地奏告太廟文　奏告諸陵同

伏以天明地察有國所尊將秩曠文肇稱元祀前伸潔告仰冀鑒臨　奏告社稷云前期以告靈鑒是孚　謹以今年十一月十七日合祭天地於南郊不敢不告　大金集禮

合祭天地以太祖配奏告文

伏以受天成命貽我燕謀慶集眇躬運洽平泰修明曠典大報神休禮重肇禋功宜陟配先申虔告仰冀顧歆謹以今年十一月十七日合祭天地於圓壇不敢不告 大金集禮

合祭天地奏告昭德皇后文

伏爲國家肇造受命于天今方聿修郊見之禮惟靈伊邇其鑒于茲謹以今年十一月十七日合祭天地於南郊敢用昭告 大金集禮

合祭天地奏告五嶽四瀆文

伏以禮莫重者天地之祀將迎長至肇禋於郊飭遣守臣告茲大典謹以今年十一月十七日合祭天地於南郊敢用昭告 大金集禮

合祭天地奏告龍津橋神文

長梁通津往來之衝相我吉行惟神之功 大金集禮

合祭天地奏告行神文

泰壇奉祀鑾駕啟行口敕國門稽若彝典旣陳明薦護相是期大金集禮

禘祭太廟奏告文

伏以大享惟禘祭莫重焉將合於堂昭穆之序先期以告昭鑒其臨大金集禮

祫享太廟奏告文

伏以三年一祫百代彝儀惟時孟冬將致大享先期以告昭鑒具臨大金集禮

奉上睿宗冊寶奏告文

睿考祔廟禮先尊崇涓擇吉辰以時昭告仰惟神鑒悉此孝誠大金集禮

睿宗升祔祫享太廟奏告文

廟祏之禮祔享有經爰命攸司擇日昭告仰惟靈鑒悉此孝誠大金集禮

起兵誓諸將文

汝等同心盡力有功者奴婢部曲爲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敘進輕重眂功苟違誓言身死梃下家屬無赦 金史

皇子翦鬌文

於赫吾皇丕承帝眷慶積德於椒房遂發祥於蘭殿少海與福海同深前星與壽星並現上帝是依彌月不遲溫文玉德岐嶷天姿騰歡心於綿宇擁嘉貺於皇基習習兮風和遲遲兮日永得羨數於神策占瑞光於圭影瀉香浪於龍湯唾寶螺於佛頂神祇祖考盡歡欣霈澤均禧浹兆民玉葉金枝增福壽共扶聖祚億千春 大金集禮

剃頭人念文

聖主當陽中宮積慶元子誕生萬方表正七花湧於金磚九龍噴其香泉留髮之後福壽增延 大金集禮

上周監察夫人生朝文　王若虛

門庭來朗瑞氣氤氳夫人之誕辰也煌煌綺羅洋洋絲竹家人之拜祝也渺惟愚甥實與此榮固無以薦誠惟天爲高惟地爲厚惟川瀆不竭惟山嶽不朽敢焚香酌酒拜首啟手以爲夫人壽滹南遺老集

湯廟祈雨文　李俊民

亢陽爲沴時雨久愆徒深稼穡之憂未答雲霓之望神或不祐民何所依肆堅懇禱之誠冀獲休徵之應仰冀靈鑒俯亮精衷普垂一溉之恩肅示三登之兆速回和氣密贊生成尙饗莊靖集

設醮祭孤魂齋文　李俊民

擾攘茲久奚堪血刃之戈暴露者多長歎衣薪之野今則遺骸既掩旁魄未招欲通幽爽之靈肅致薦修之款肅陳淨醮周濟冥塗莊靖集

楊榮追薦母姪齋文　李俊民

事親爲大匪母何依徒深瞻望之悲未盡劬勞之報爰陳法醮周

濟冥途 莊靖集

瞿仲通祭孤魂齋文　李儁民

佳城馬過益增鬱鬱之嗟華表鶴來徒切纍纍之恨諒惟冥漠不昧英靈肆陳黃籙之筵爲指朱陵之路 莊靖集

湯廟上梁文　李儁民

禮莫重於祭神所依者人享以克誠思戴商者久矣放而不祀肯與葛爲鄰哉肆堅肅敬之心爰敞奉安之地五丁爲之戮力百鬼爲之駿奔奕奕而新巍巍乎大庸俟斧斤之畢具修俎豆之容不日而成蓋天所佑今則謹涓穀旦肇舉虹梁因採民謠式揚善頌

抛梁東人物熙熙樂土中了卻公田無箇事豚蹄秫酒慶年豐

抛梁西人事天時一旦回佇聽春雷起驚蟄世間翹首望雲霓

抛梁南四面山光滴翠嵐惟有新城嘉潤地休功美利與天參

抛梁北宅土芒芒咸仰德慘舒一氣兩儀開無物不貲神妙力

抛梁上峻宇淩空雄且壯春祈秋報有常時靈貺應人如應響

拋梁下吹籥擊鼓農桑社百靈受職風雨時萬頃連雲看多稼
伏願上梁之後俗化衣冠人離塗炭澤被九圍之遠禮還三代之
初精意感通慄慄桑林之事歡聲歌誦洋洋那首之詩 莊靖集

高平縣宣聖廟上梁文 李俊民

百世大成之教將喪於天二丁釋奠之儀欲行無地庶幾見聖須賴有功況河東人物之豪在長平朱紫者半憫其梁木易壞仞牆未窺悉存起廢之心方屬未遑之際而乃度材計費鳩役募工於時咸謂之迂而爲之猶賢乎已點因言志必期春莫之風符欲讀書奚待秋涼之雨所望入其門見宗廟之美升其堂聞絲竹之音今則畚鍤具陳斧斤告畢謹差穀旦爰舉虹梁因採歡謡式揚善頌

拋梁東比屋衣冠似魯中二十餘年荆棘地一朝刮目見華風
拋梁西水漫城根欲斷時不見向來佻達子盡爲市上買書兒
拋梁南謾說中牟異政三何以此開游學路流爲萬古作名談

抛梁北路從闕後無楊墨琴堂美化及民新吏治方知有儒術
抛梁上吾道隨時有消長邇來門戶爭相高要取八閒鄉與相
抛梁下往日蔬園今學舍不遇當年董仲舒誰爲後世修書者
伏願上梁之後家家俎豆處處絃歌政誇令尹之新人有君子之
行不獨文翁之郡學亦能興抑令子產之鄉校無敢毀莊靖集

神霄宮上梁文　李俊民

金碧朝真之地刼火所焚斧斤起廢之人家風猶在方圖鳩僝俄
覩翬飛莫不聞風而喜之未見有力不足者告成有日當落霞孤
鶩之秋會集如雲盡佩玉鳴鸞之侶謹涓穀旦爰舉虹梁因採歡
謡式揚善頌
抛梁東萬象咸歸道域中靈宇巍然還舊觀其爲鼻祖立元風
抛梁西成壞須知自有時技癢游人休疥壁留爲君子看花題
抛梁南輦玉夷荒兵結菴絳帕蒙頭多少眾從今刷耳聽元談
抛梁北清高地位仙凡隔天風吹散步虛聲化鶴時來千歲客

抛梁上冠劍登壇一埸珮響門外黃塵不見山致身福地可蕭爽

抛梁下人物山陰隱所化不須更覓換鵞書手內黃庭皆自寫

伏願上梁之後地天交泰神鬼護持徐甲不來不憚掃除之役可元再出一新香火之緣 莊靖集

錦堂上梁文　　李俊民

德邁于公素有高門之望賢如晏子欲更近市之居此心所安乃卜既吉爰卽鳴珂之里以新衣錦之堂為天下士欲得萬間在大丈夫安事一室象蓋取諸大壯歌載播於斯干已許王翰為鄰將見許伯入第謹涓吉日肇舉修梁因採歡謠式揚善頌

抛梁東崇構巍巍聳碧空天際浮雲風卷盡放教遠岫列窗中

抛梁西落霞孤鶩與齊飛扶搖萬里垂天翼肯向枝巢借一棲

抛梁南百屋堆錢不可貪如何養取閒中趣漸漸嘉如食蔗甘

抛梁北歸意濃於山有色故鄉曾見幾人還多少朱門鎖空宅

抛梁上子子孫孫枝葉壯不知更有貴甥誰能與外家成宅相

抛梁下壁上猶堪三絕書更將黃卷教兒童學取鄴侯書滿架

伏願上梁之後門闌都喜家道克昌鬼神爲之護持民物於此安逸豈止梁間之燕咸賀其成抑令屋上之烏皆知所止 莊靖集

崇安寺重修三門上梁文　李俊民

歲月既遷久曠莊嚴之境家風不墮大開方便之門結十方隨喜緣種三生無量福恃者衆力期於一新使檀越如此用心欲衲子有箇歇處謹涓吉日肇舉修梁因採歡謠式形美頌

抛梁東一旦精藍掃地空誰似崇安能起廢聖人門戶見重重

抛梁西橫峯側嶺護招提卻還舊觀凌霄漢氣壓龍門一望低

抛梁南瓶鉢生涯共一龕試問龍蛇今幾種前三三與後三三

抛梁北色卽是空空卽色有時天女散天花莫認毗耶居士室

抛梁上一榻茶烟小方丈幾年面壁少林師肯向人前呈伎倆

抛梁下山林所在皆蓮社此心安處便宜休銷得蓋頭茅一把

伏願上梁以後永光法界不墮劫灰看取佛堂放光且爲道場起

色金得長者之布日日而興衣自祖師而傳源源不絕 莊靖集

高平顯眞觀三門上梁文 李俊民

瓦礫積年尙敞栖眞之地斧斤一旦其爲起廢之人時然後興應者如響同力莫不相濟下手惟嫌太遲得助者多能事將畢謹差穀旦爰舉虹梁因採歡謠式形善頌

抛梁東壯觀元門似有功幽事不妨淸淨念便從林下立家風

抛梁西看破棲霞不肯棲別爲道場重起本紅塵背鏡笑人迷

抛梁南杖履山林處處菴但結卧龍岡下伴不須海上覓仙龕

抛梁北地位淸高風雨隔一朝白首上靑天得道旌陽人不識

抛梁上有作有爲俱是妄問君何處是眞游試向仙翁山下望

抛梁下蕭爽殘年香火社姓名今已籍丹臺空界時來鸞鶴駕

伏願上梁以後羽衣雲集宗教日崇不羨陶家隱居如在壺公謫處靈宮載肅益多星斗之臨磨劫長存自有鬼神之護 莊靖集

南宮廟學大成殿上梁文 元好問

兒郎偉竊以窮則變變則通聖人之道所以亙萬世而無敝庶而富富而教司徒之官所以敬五典之克從方屬靈臺偃伯之秋宜有庠序盈門之盛眷紫微之舊治肇清廟之新基緊改作之艮難知樂成之有在中國有詩書之教風以動之癃老思德化之成今其時矣敢竊閟宮之義以佐武城之歌

兒郎偉抛粱東井邑弓刀變舊風孝弟力田從此始衣冠禮樂有儒宮

南極目農郊露氣酣五畝樹桑明府教馬鳴無用說宜蠶

西木鐸新聲換鼓鼙學館大烹知有日富兒未用笑朝齏

北草創古來須潤色妙年令佐谼儒風子弟於今有矜式

上漢日鄉賢多將相儒林發藻廣川君奎壁光芒三萬丈

下絃誦洋洋新美化朝家頻賜鶴頭書長吏今年應勸駕

伏願上粱之後生徒石室常師蜀郡之文翁保障繭絲不愧晉陽之尹鐸旁沾鄰郡共洽文明 遺山集

南陽廨署上梁文

元好問

拙以力巧以勞野人養君子之義政有居訟有所國家謹官府之常繫改作之果難宜樂成之有在爰從舊邑改隷新州一朝公廨之遞遷三政民居之雜處吏卒靡瞻依之地簿書失局鐍之嚴加之僦直稍懋公移即至度財計役有司誠憚於紛更習陋安卑識者亦爲之竊笑眷維吾土今號名藩田則九州上腴人則四方和會山連峴首如瞻大將之鼓旗樹入舂陵猶有故鄉之城郭豈有官爲十萬戶之長地方二千里而遙陛級不爲之少崇繩墨自拘之如此後逸 遺山集 以上原列卷六十二

金文最卷三十二目錄

牒檄榜指揮關符

移宋代州牒 天輔六年

移宋宣撫司問罪牒 天會三年

移宋樞密院牒 天會四年　宗望

元帥府移宋三省樞密院牒 天會四年

元帥府再移宋三省樞密院牒 天會四年

都部署司回宋宣撫司牒 天會四年

元帥府移宋擇立異姓牒 天會五年

移催宋孫樞密等擇立異姓牒 天會五年

移宋三省樞密院牒 大定元年

移高麗甯德城牒

移高麗擒送蒲鮮萬奴及借糧馬牒 貞祐三年

伐宋移諸路檄 天會三年 以上原列卷六十三

立張邦昌告諭諸路榜 天會五年

伐宋康王曉告諸路榜

差劉豫節制諸路總管安撫曉告諸處榜

曉諭宿州官吏榜 天眷二年

上京路諭民築城榜 泰和五年

張邦昌募人賫僞詔告諭四方榜

劉豫僞詔諭士民榜

行府告諭兩路撫慰指揮

飭宋推立張邦昌指揮 天會五年

廢劉豫指揮

戶工部移禮部關 大定十一年

尚書禮部下提刑司符

僞齊尚書禮部下丹州符 以上原列卷六十四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牒

移宋代州牒 天輔六年

近白水泊擊散契丹放鷙行帳天祚皇帝脫身北走本國軍馬已到山後平定州縣占守訖請代州戒守邊人員不得輒引逃去人民爲國生事自取禍亡 北盟會編

移宋宣撫司問罪牒 天會三年

大金元帥府牒大宋宣撫使司近差甯昌軍節度使蕭慶孛堇撒離母專往理會所索戶口事所準回牒稱本朝幅員萬里人居散漫若再行根究難指有無又據差馬擴辛興宗所說與上亦同往者大宋與遼爲鄰也因爭疆埸歲輸金帛不獲厭足遂辭添納百餘年閒勤於朝聘每事姑息不可殫言想其屈志實不獲已由此而言其苦於屈辱亦已深矣幸遇我先皇帝天縱英謨神資睿略

方經營天下之初大宋遣使請雪前恥由朝廷以恩化為務親幸幽薊才下全燕即時割賜此朝廷所以大造於大宋使大宋不勞而立其功以伸祖宗之屈自此始也大宋皇帝感斯大義遂立嚴誓卜於子孫久敦信約何期立渝盟誓手書稱詔搆我邊京使為叛亂賊殺宰輔邀回戶口聖上以含容為德取索戶口之外一無理會尚自不知悔過及於沿邊多方作過暫無自戢為此依準所降宣旨移牒回取的實有無歸還卻稱本朝幅員萬里人居散漫豈期縱驕謾誇棄德負義如此之甚也酌其所意謂我土地之廣但得戶口縱違誓約畢竟何為有此橫暴顯然而覺其姦回容俟至今已為枉矣若依前索以道理實虛空逗歲月今議聊整問罪之師且報納土之由仍依回誓收復元賜京鎮州縣今月二十九日起發前進須議公文牒具如前今差昭文館直學士王介儒孛堇撒離母等前去事須牒大宋河東陝西等路宣撫使司到請照驗先行歸還朔武等州陳其罪戾其一切聽命無違公文回示仍

請貴司自就相近親見商議容會結約如或難以依應即請剋期甚地以決勝負幸不疑惑住滯以至別議施行謹牒 大金弔伐錄

移宋樞密院牒 天會四年 宗望

昔我大聖皇帝以契丹之主納叛人阿鶻產大王不行交還又多無道應天順人起兵弔伐是後不忍覆滅欲與通好終不聽從直至亡國方始投降尚猶釋罪特加王爵又燕京留守秦晉王耶律純遼陽渤海高永昌奚蕭頁等各賜本部土地仍以世爵例俱執迷竟取滅亡夏國王李乾順違輒棘合古並助亡遼犯我行陳未鼓而破爲能改過各復舊居分裂契丹邊土以濟其地趙宋前帝航海遣使請復幽燕舊疆當此之時分白約誓同力收取爾來竟無接應形跡一旦天兵倏至不血一刃舉土向風蓋自契丹二百餘年遠近無敢回顧爰念從初結好姑務歡和即時割與恩義非輕著定誓書若納逃入子孫不紹社稷傾危曾未踰時棄德背恩手詔逆賊張覺害我國執政大臣邀我百官更易姓名公然任使

歲交金帛並不如前及正旦使賀允中御前奏達傳語二字特越舊例深涉輕易其於本國窮奢極侈上下相蒙闔豎擅權奇巧剋聚民間財玩至有室家如懸磬人曷聊生往往弊源萬莫言一今我皇帝審是數端亡盟失道上符天心爰赫斯怒大舉天師數路並進理當問罪面奉聖旨如趙王能悔過再乞歡盟仰就便酌中施行當司領大軍取幽燕一路自入貴境謂必遣使來齎御筆改責前非縱橫待命不至深入豈期直至邯鄲纔有人使李鄴等卻只將到三省樞密院所奉聖旨文牒又言歸罪邊臣全無當理洎詰的意方言前主自省愆尤不敢支負大變已至傳禪兩項歸責全是不同難為準信緣來人使不能騎馬事致淹留兼恐途次別有錯失迺摘留從軍先令李華吳孝民等持白劄子專去聞奏路次及城門首遮堵早不放入今及城下猶未遣還今上少年因亂登極詳度軍國社稷子孫禍福未能裁酌新任大臣例不賢明若能英斷且前朝作孽旣為人子未曾切諫至今遽舍崇高逃竄無

地爲子之罪莫大於此今可追悔往咎卑辭改責手筆誓書乞申舊好於義爲然今執政臣屬不念前日淸平姦賊同惡相濟棄之於市快天下心止以放逐便爲大罰又使宸顏憂辱不暇亦宜同力輔奏覲詣軍前重求通好爲臣之罪復何可言當計在久遠依應當司所請事目不但拔出生靈塗炭抑宗廟血食園陵安寢豈非幸甚苟或不然反令海內百姓肝腦塗地鬼神乏主後嗣零落蓋臣主俱新慮負英氣不盡遠略謀取艱難乃前朝作鬬亂之始今日成滅亡之禍其爲大過更踰前日歷觀自古不道君臣於此爲甚兼貴朝兵將與亡遼士馬優劣可見亡遼與本朝士馬勝負明知卽目籤揀到舊遼契丹奚漢渤海軍衆不少其本國大軍未足稱數且當司一路除所經州軍幷餘路軍兵亦約定於汴京會集安置外見節次前來未斷頭尾雖不欲一一分白貴朝亦必詳悉又自來邊方守備兵衆不能捍禦侵及國門能免斯難未曾或有貴朝太平積有歲年正以奢侈適欲人民懦脆不習騎射創初

設教以不知兵之衆而拒我熟練征伐強勇之士望求可濟往昔無聞更恐淺近官司開言當司應以堅城不下請求和好勿宜輕信緣是與大聖皇帝結好修盟痛可哀憫宗社傾覆子孫絶謝今皇帝正統天下高視諸邦其惟有宋不可無主然摧滅大權已入握內又爲元奉旨諭丁甯屢遣入使遂與安和惟求轉禍爲福勿有疑惑請準前去文字別遣大臣御筆早圖萬世之利若大禍已成須至自取滅亡今後斷絶往來緣大軍遠至難以停滯卻請執定疾速見示 北盟會編 大金弔伐錄

元帥府移宋三省樞密院牒 天會四年

大金元帥府牒大宋三省樞密院近日僉書樞密院路允迪右文殿修撰宋彥通等前來齎到大宋皇帝聖書方知河路軍已至京師割太原中山河間三府復講歡盟許以退師者會驗其所和會之事卽與當府元奉宣意不協然以盧河北軍前別有續奉宣命發自太原前來攻掠至隆德府不伏招諭縱兵攻下曉示宣命別

差官員撫定了當申奏朝廷未降旨揮難便倒移歸還尋具申奏
仍留逐官依舊管句才候奉到朝命即當移報次須至公文牒具
如前事須牒大宋三省樞密院到請照驗比至當府別有移報以
來忽以隆德威勝軍府并屬縣鎮不係割數一似夜犯河北軍營
多方謀害前件軍府官員引惹生事儻有如此難保怳盟外據路
樞密專來交割太原府至界候軍回到彼從長商議亦請照驗天
會四年三月日 大金弔伐錄
元帥府再移宋三省樞密院牒 天會四年
大金元帥府牒大宋三省樞密院當府會驗自重兵進攻招下太
原府已南軍府縣鎮差下官員管句撫定之後準大宋皇帝遣僉
書樞密院事路允迪等齎書前次報與河北路軍前講和講定割
太原中山河間三府已載誓書卻為前件州軍不在來書除申奏
外一面回書大宋報逐處管下官員依舊管句其事說諭報和使
郝刺史非不委細近日有隆安府路戶曹田子正儀工曹何企常

等來到告稱大宋人馬入府拏了知府姚璠通判郝伸子儀等退身前來又據威勝軍司錄王孝悌稱探知大宋人馬特來本軍收拏以此走來才待移文理會次今年三月二十八日遊騎來報巡到團柏鎮南不覺撞出南軍擐帶衣甲衝突先放了箭不免迎戰退敗捉得軍人一名問稱隆德府官員已經拏下前來到南關駐劄者須至公文牒勘會太原府雖承國書交割其府稱有所奉旨揮不伏交割兼前件軍府又是官軍所到攻略下處所並係申奏該在回書未經了絕今來如何便縱軍兵强拏留下管句官員及前來屯駐似屬變渝誓約况當府重兵本為分畫之事不肯了絕久駐此地所銷草料須因土民洎縱人民般取其中多有無知之人拒抗不服以至軍兵忿爭又知諸處救軍前來不免遣軍體探致有累路居民相驚作過凡此等並關引惹生事及關分畫之事早不了絕致有如此若不移文會理實慮不見分白事須牒文大宋三省樞密院到請照驗並件州軍並係已具申奏書報見今分

書未見如何輒縱軍兵收拏留下官員及前來屯駐早具端的公文回示故牒天會四年四月日 大金弔伐錄

都部署司回宋宣撫司牒 天會四年

大金山西兵馬都部署司牒宋宣撫司準來文云云須議回文契勘會近奉元帥府露布左副元帥報今月十五日占鎮眞定府先鋒軍都統申汾州不伏招誘今月八日攻下當司想其眞定必不願歸蓋以大軍攻下一同汾州況近日元帥府已遣使往貴朝問罪雖知前去至今尚未回來是致大軍未聞抽回今承來牒旣與議和應是貴國自以渝變前盟爲罪添割地土請和交過本府朝遂致開門引納重兵撫馴了當則其餘應合本府占守州軍縣鎮寨關監亦宜逐旋交割按納王師益協所請議和得息生靈不然則不止有傷朝廷合撫人民亦恐貴朝不獲安便自兹愈深事須回牒大宋國宣撫司到請照驗施行 大金弔伐錄

元帥府移宋擇立異姓牒 天會五年

元帥府近以宋主降表申奏今回降聖旨劄子先皇帝有大造於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年有問罪之師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祈請遂許自新既而不改前跡變渝迷執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洎官兵力擊京城摧破方申待罪之理況追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危父子所盟其實如一今既伏罪宜從誓約宋之舊封頗亦廣袤既為我有理宜混一然念斯舉止在弔伐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為藩屏以王茲土其汴京人民許隨主遷居者聽

右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到宋宰執文武百官洎京寮一面共請上皇并已下后妃兒女及諸親王公主之屬出京仍句集在京僧道耆壽軍人百姓遵依聖旨共議薦舉堪為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高卑所貴道德隆懋有大勳業者舊素為眾推服閑於治民者雖乏眾善有一於此亦合舉薦當依聖旨備禮冊命趙氏宗人不預此議一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其國倏得姓名隨冊建號所都之地臨日共議天會五年二月初六日 大金弔伐錄

移催宋孫樞密等擇立異姓牒 天會五年

今月十日右副元帥親赴左副元帥麾下共議宋人告請復立趙氏事至晚到本營方有善利門下軍員送到汴京軍民僧道耆老郭鐸等告乞復立趙氏事文狀并孫樞密等今月七日八日九日三次共五道錄白緣爲此事已經共議差官入京須得別行薦舉外善利門下人員以輒受文狀嚴切懲戒訖慮在京人猶以投狀爲辭別致住滯今請在京諸官孫樞密等照會速依吳承旨莫學士等齎去文字日限施行不得住滯 北盟會編參大金弔伐錄

移宋三省樞密院牒 大定元年

大金大都督府牒宋國三省樞密院國朝自太祖皇帝創業開基奄有天下迄今四十餘年其間講信修睦兵革寢息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皆遭塗炭今奉新天子明詔已行廢殞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闕各宜戢兵以惇舊好須至移牒牒具如事須牒大宋三省樞密院照驗大定元年十一月三十

日牒 北盟會編 中興禦侮錄

移高麗甯德城牒

西京留守趙位寵三次遣使九十六人齎告奏表文等事今勘得所遣人徐彥等狀稱大定十年八月前王遊普賢寺大將軍鄭仲夫郎將李義方等執前王及子孫送海島立前王弟翼陽公爲王飾以因病讓位上表大朝大定十三年仲夫等遣人殺前王及子孫官僚等大定十四年位寵上表請王誅仲夫等今年正月王下詔諭賊臣等已誅復有仲夫子鈞殺義方等不告國王領兵三萬餘人攻西京相戰至今未決勝否今年六月位寵與北界四十餘城欲與大朝遣義州都領催敬若等齎牒婆速路總管府公文至義州關門爲鄭臼臣等所殺又鈞等軍馬遮路因此遣大臣金存心趙規等各三十餘人泛海來奏不知消息節次再遣彥等其欲屬大朝及請兵問罪等事委是端的欽奉帝命位寵陳乞事則非大國所容將彥等付彼國施行其彥等衣甲諸物差官交割 高麗

移高麗擒送蒲鮮萬奴及借糧馬牒 貞祐三年

昔有韃靼特凶入京已與大軍年前講好去訖而後契丹嘯聚蠹耗邊方殺戮吾生靈焚燒我倉廩致皇天之厭穢歛衆惡以同歸脅從者倒戈而攻同謀者傾軍而服既人心之戴舊全遼海以如初惟叛賊萬奴棄一方之重委忘皇國之大恩用心不臧爲天不祐近被隆安府行省移剌全舉大軍征討旋不三月應有賊徒盡行殺滅雖有殘零餘黨逃在山林生無日矣既此賊之失利捨貴邦以何之竊恐巧言詐謀間諜兩國傍生侵擾若或過界嚴行設虞就便捉拏牒送前來近者契丹餘寇西欲渡河聞知韃靼約會本朝大軍夾攻掩殺自知無所歸而奔波逃去潛犯婆速口自今已遣大軍句當外分頭差有心力能幹官口合諸道大軍指日來到一行軍數浩大竊恐闕誤糧食并馬軍亟戰致馬匹疲弱以此今移牒前去借糧借馬匹貴國宜量力起送前來患難相救憂樂

相同設有安危難分彼此願慮遠以信從使回牒以速到高麗史

檄

伐宋移諸路檄天會三年

往者遼國運衰是生昏德自爲戎首先啟釁端朝廷爰舉義師奉天伐罪翳爾宋人浮海計議候併遼國願割幽燕歲納金縑自依舊例先皇帝有容爲德嘉其來意置以不疑卽時允應爾後全燕既下割之如約其爲恩信不謂不少如是要之以天地質之以神明乃立誓文盜賊逃人無令停止亦不得間諜誘擾邊民俾傳之子孫守而勿失洎宸輿北返宰輔東行不意宋人貪婪無厭稔其姦惡忽忘前施之義潛包幸亂之謀遽瀆誓約結搆罪人使圖不軌據京爲叛賊殺大臣邀回戶口啖以官秩及令納土仍示手詔竊行撫諭遂使京畿之地鞠爲寇場方天兵臨境魁首奔亡而又接引輒相保蔽更易姓名授之官爵及至追索傳以僞首既殺無辜又貸有罪不仁不恥於禮何如朝廷方務含容不彰其惡但誠

邊臣戶口之外一無理辨此所欲久通歡好之故也彼尙飾以僞辭終爲隱諱仍招納逋逃擾及居民更使盜賊出沒爲患所有歲貢又多愆期背恩莫斯之甚朝廷亦不咎之依前催索猶不聽從牒稱本朝幅員萬里人居散漫若再行根究難指有無況事皆已往請別計議據彼迷辭意涉誇慢至於本境行發文字輒敢指斥朝廷言多侮謗雖累曾移文俟其改過終亦不悟罔有悛心矧又夏臺實惟藩輔忱誠既獻土民是賜而彼宋人忽起無名之衆輒行侵擾之事因其告援遂降朝旨移牒解和俾復疆土仍以狂辭不爲依應反云夏人納款曲有陳請大金方務恩撫初附之國且料不無曲意姑行順從既出一時私恩盡與夏人則大金順從夏人已爲周至自今不煩干預自當以道理所在且朝廷方隆恩造下浹羣邦彼之兩國各蒙其賜所與之地裁之在我肯以私曲以爲周至豈期詭詐昧於道理不爲稟從如此之甚者哉斯則非止侵淩夏國實開不懼朝廷此朝廷所以罪也蓋聞古所重愼者兵

也兵而無名非三代仁義之謂也其或仗順臨逆以直加曲斯用兵之王道焉反是則甚無謂也今奉宣諭興師問罪東自南京以來西接夏軍一帶諸路並進固不獲已況趙佶越自藩邸包藏禍心陰假黃門之力賊其冢嗣盜爲元首因而熾其惡心日甚一日昏迷不恭侮慢自賢謂己有天命謂作虐無傷當其伐遼之日官軍所至有逆拒者或至傷殘皆非我所欲爲是其自速禍敗也或有舉城舉邑以部以伍效順歸款者前官如舊厚恩撫綏立其勞績不次錄用居民則省徭役輕刑罰各安其業諒已知悉今亦如前宜相爲鑒昔彼納平山是圖我疆今伐汴宋是圖彼地茲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也若趙佶深悔前非聽命不違則雖云無外且未深圖止以黃河爲界聊報納叛之由是知自黃河以來皆係我民夫人已有之物安肯自爲殘毀再念其民民居無道之國煩徭重役從來久矣況遭閹豎要功生事近歲而下苦於飛輓流離道路曾不聊生今來若不預先曉告竊慮其閒別有牽迷枉陷討罰

須議指揮

右下宋國諸路官僚僧道耆老軍人百姓等指揮到日就便遞相曉諭善爲去就擇其曲直審其强弱度其順逆各以所部京州縣鎮村野邑社部伍寺觀蘭若山場迎軍納款必加恩賞所有各于下軍人百姓僧尼道士女冠等類一切如舊更不遷徙仍其頭領見帶名銜狀申以憑依上施行如或權不在手悍獨鰥寡以身歸誠厚爲存恤所據隨處關市之征山澤之禁前來須爲急務內有於民不便無名之斂仍仰所在官司開立狀由當議從便削去仍委本處就便開具文解申報所在路分軍前照驗據已上處分條件出自至誠必不昧其神理亦仰子細省會兼已指揮南京路都統所依上施行去訖付逐處準此天會三年十一月日 大金弔伐錄

以上原列卷六十三

榜

立張邦昌告諭諸路榜 天會五年

元帥府勘會往者遼國運衰是生昏德先發釁端而自為戎首朝廷援舉義師奉天伐罪不期宋人浮海計議候并遼國願割燕雲歲納金繒自依舊例先皇帝以有容為德嘉其來意置以不疑即時允許爾後全燕才下割之如約其後恩德不為不多於是要以天地質諸神明遂立誓文盜賊逃人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諜誘擾邊民傳於子孫守而勿失既而宸輿北返宰執東行不意宋貪婪無厭稔其姦惡忽忘前施之義潛包倖亂之謀遽瀆誓約結搆凶頑使圖不軌據城為叛賊殺大臣邀回戶口啖以官秩密令納土仍示手書竊行撫諭遂使京畿之地鞠為寇場洎天兵臨境魁首奔亡而又接引輒相保蔽更易姓名授之官爵及至取索傳以偽首既殺無辜又貸有罪不仁不恥於此可知朝廷方務含容不形其惡但誡邊臣戶口之外一無理辨此所以必欲久通和好之故也尚飾偽辭終為隱諱招納叛亡擾及民戶使邊賊出沒作過所有歲貢又多愆期背義忘恩莫此之甚朝廷亦不咎之依前

催索亦不聽從反云本朝幅員萬里民居散漫雖欲根究難指有無況事已往請別計議據彼迷辭意涉誇謾至於本境行發文字輒敢指斥朝廷言多侮謗雖累次移文俟其改過終不悔悟罔有悛心矧又夏臺實我藩輔忱誠既獻土民是賜而宋人忽聚無名之師輒行侵擾之事因其告援遂降朝旨移文解和俾復疆土仍以强辭不爲依應反云夏人納款曲有陳情大金方務恩撫初附之國且料不無曲意姑行順從夏人以爲周至自今不煩干預自當以道理所在且朝廷方隆恩造下浹羣邦宋夏兩國各蒙其賜所與之地裁之所主肯致私曲以爲周至豈其詭詐侮慢昧於道理不爲稟從如此之甚斯則非止侵凌下國實開不懼朝廷加以肆行苛虐不恤黎元號令滋張紀綱弛紊淫詞遍野虛器盈庭所退者非其罪所進者非其功賄賂公行豺狼塞路多端巧細聚斂無度役使百倍比屋一空天厭其德民不聊生尚又姑務責人罔知省已遂奉聖詔伐罪弔民亦許夏國相應進討趙主才聞近舉

遠奔淮甸嗣子繼立聲言內禪引以父咎哀泣求和願以三鎮復尋舊好特為矜愍遂其所請再修盟誓一同父約無何誓墨未乾盟言已變官軍才退援眾繼集密敕邊臣冀令堅守父雖無道情有可矜悔過而去其位子復背盟理無可恕覆車而不改轍以故再奉嚴命重伸弔伐去冬諸路兵馬才到城下累遣使人侚冀悛改皆蔽而不通至閏月二十五日城破二十九日少主出降上表待罪尋具申奏奉聖旨先帝有大造於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年有問罪之舉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祈請遂許自新旣而不改前跡變渝愈速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洎官兵力擊京城摧破方申待罪之禮況追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紹社稷傾覆父子所盟其實如一今旣服罪宜從誓約宋之舊封頗亦廣袤旣為我有理合混一然念所舉止在弔伐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為屏藩以王茲土趙氏宗人不預此意議應宋之百司並事新君者其宋之道君少主妃后以下並已北遷及委前宋文武百官軍民僧道耆老

其議薦舉堪爲人主者一人卻準文武百僚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傳等狀竊本國前日將相多是上皇時用事誤國之人自嗣君即位以來所任宰相亦繼以罪竄將帥率皆敗亡之餘其他臣僚類皆碌碌無聞此元帥府之所備知豈敢蔽賢若舉於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肯推戴兼祖宗德澤在人至深至厚若別立他姓恐生變端非所以稱皇帝愛惜生靈之意若自元帥特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德有歸城中以及方外即便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即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永爲藩屏傳等不勝痛切隕越之至尋以趙氏父子不守信誓爲罪之深將所以必廢趙氏之意往復再三乃云在京必無其人乞於軍前選立太宰張相公以治國事者行府會驗本官乃去年同康王出質者即許尋舊好之後少主竊發精兵夜犯禁營寨官兵接戰即時破滅以其敗盟遂圍京城將臨進攻本官哀泣洗首曰某身爲宰執出質軍前不宜犯於不虞

罪當萬死然少主蒞事日淺蓋緣姦臣所誤且乞緩其攻擊因遣
使詰之少主趨迎使人泣而謝罪乃至和成洎從軍北行以北州
縣或有不降每欲進擊必自哀求往往有可愍之意及重兵再舉
又乞遣使理會雖威之鋒刃不之避也欲引而南進曰豈有大臣
躬親出質不能戢兵以致交惡而同敵人忍觀其伐主也我頭可
斷我身不可去破城之日驛召而至語及廢國之際號泣躃踊滂
沲交流告乞再造既見不容或以腦觸柱或以首投地幾至自絕
乃知忠孝剛毅出於其倫忽聞其戴果謂此人則得其人也然恐
難奪其志洎在京百官差到翰林學士承旨吳幵翰林學士莫儔
齎狀勸請曰竊聞建邦設都必立君長制國御俗允賴仁賢恭以
大金皇帝道奉三無化包九有不以混一中外為已私忿專用全
活生靈為國大恩明下詔書曲詢眾議矜從諸夏俾建列藩共推
宗公以治國事勘會雖不許存立趙氏既奉詔諭擇立賢人以主
茲土則於國於民為幸亦已深矣伏惟太宰相公名高今古學通

天人位冠冢司身兼衆美碩德偉望早羽儀於百工嘉謀赤心每勤勞於王事敢望以眷生爲憂而不以小行自飾以機政爲慮而不以固避自謹上體大金撑立存撫之恩下副國人推戴爲主之念又別有狀申行府今文武僧道耆老軍民共請太宰張相公以治國事別有勸請文字竊慮別有辭讓伏惟元帥府更賜敦諭本官早從輿望尋請知樞密院事漢軍都統制劉侍中彥宗禮部侍郎劉思應奉御前文字高慶裔等同詣具道其由勃然奮怒曰國雖將破在臣子之分豈容聞此事由先有防備不獲自絶然而閉目掩耳背立偃蹇終不爲聽但罵文武官寮曰以諸公畏於兵威置我賊亂之罪甯甘死於此不可活於彼以取後世簒奪之名也然行府以軍國務重不可久曠尋錄申奏今降到實冊備禮以璽綬冊命爲皇帝以授斯民國號大楚都於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埸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其間志氣屹然不動雖多方勉諭以事在已然雖死無濟何如就冊用拯生靈猶不下飲食

累日幾至滅性遂擁迫入城乃有在京官寮僧道耆老軍民共集勸請直至今月七日方受冊命合行曉諭須議指揮

京畿路　京西路　南路　北路

京東路　東路　西路　陝西路

鄜延路　環慶路　秦鳳路　熙河路

京兆府　河北東路　淮南東路　西路

右下逐處各可照驗應宋之舊臣或作藩鎮並事新君軍國之務事無大小一切聽其處分敢有違誤或妄稱恩舊輒有動衆以擾軍民不獲安業者即是叛命之人夫趙氏累世之君也猶以失道假手於我今大楚皇帝推戴儻有拒命雖有愛惜生靈勸懲之義當在必行則玉石俱焚豈能無之宜在所曉悉此意一切並聽節制以副聖旨撫綏安甯之意仍仰就便指揮曉告所轄合於去處知委具依準施行狀申天會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大金弔伐錄參北盟會編

伐宋康王曉告諸路榜

元帥府勘會昨為宋人不守恩義反圖不軌故天會三年初有問罪之辭趙佶以前非罪已棄位奔逃嗣子桓幸釁稱君哀鳴請命割其三府復講舊歡既而誓墨未乾叛音薦至王師才退賊眾仍集故天會四年復興亡宋之師汴城既克趙氏遂遷原其士民附於昏德各宜誅戮以徇彊迷然朝廷以為罪既有歸愚民何咎乃立太宰張邦昌為大楚皇帝以主斯民此亦朝廷有大造於宋也不期蒼穹降禍汴邑更端推戴趙構妄稱興復阻絕津路敢肆窮兵遂使武士死於鋒刃填於溝壑居民苦於流離無有聊生猶自數犯疆埸搔擾邊民且趙構雖係亡宋之餘是亦匹夫非眾人共迷無由自立此無知之構飾巧端惑亂人心亦惑於巧說以致如此是知罪亦係於輿人故犯承嚴令重申大伐純領重兵諸路齊進趙佶嘗誇本朝幅員萬里居民散漫蓋以朝廷裂全燕畀其國縱常勝增其力此其所以恃賴已甚貪求無厭反圖不軌之由也

全燕常勝皆復歸化外幷晉之地古謂雄藩趙魏之民素稱富庶前此之際尙不能禦悉爲我有況又關西隴右亦云驍銳別有圖謀之計趙氏之所恃者汴洛殘民而已其餘不可言也以我雄師何往不獲其在必克指日定亂此非威脅人所共知若趙構曉悉此意親詣轅門悔罪聽命則使與父兄圓聚復立大楚而已如張氏已遭鴆毒則別擇賢人使斯民有主而已秋毫肯犯若或仍敢恣强終無悛悟卽許所在士民僧道齊心擒送以靖國難若亦不順去就稍拒官軍者不卽擒送及不住擾亂新邊卽是以迷固迷與亂同道自取塗炭罪宜不宥累年征伐定無休息今曉告示須議指揮

右下應係亡宋諸路州府軍縣官僚僧道耆老軍人百姓可各照會審擇長計無招後悔付逐處準此天會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差劉豫節制諸路總管安撫曉告諸處榜

趙氏自結義本朝屢違誓約重犯罪愆故於天會三年興兵問罪父佶既走子嗣哀鳴求好復立嚴誓要諸天地質諸神明其於委細一如父約豈謂官軍才退子佶戾前故於天會四年復舉師旅廢滅趙氏汴人既附昏德復抗官軍亦入援以軍令原其罪本已有所歸並蒙寬宥重念斯民本朝既不貪土又不可久以無主仍委亡宋臣僚選舉道德隆懋堪爲人主者咸薦張氏緯有人望克茲重任立爲大楚皇帝繼主其民朝廷推亡固存之義不謂不深不期趙之遺孽遠竄在彼潛謀不軌輒行廢立故自天會五年又舉大兵擒捕興復所有趙氏本末罪狀已具曉諭今緣逆賊逃在江北候上秋再舉暫就涼陘勘會南民久習澆訛雖丁甯說諭倘方違背況亡宋諸路前後攻降撫定除陝西行府別有措置外京東京西淮南等路并河北州府不少比至擒獲趙構別立新主以來若不依行府已奉便宜行事宣旨選擇幹事官員主領亦慮相次又被僞賊暗竊連合妄起事端枉遭禍敗須議指揮

右下知濟南府劉豫可知東平軍府事京東京西淮南等路馬步軍都總管大名開德府濮博濱棣滄德州亦在節制凡諸事體且循宋舊例其徭役賦斂會驗宋時特係煩酷速宜就長規計務使民便至於獄訟亦要寬簡刑罰臨事制宜勿拘常法其有未經納款州府軍縣仰差人具說禍福利害招攜歸業土免於前來再舉枉遭驚懼其間若有勞效一心歸順公務幹辦者無問士庶並依宋時例格椿擬合補資級就便出給公據候立新君別給正行付身所有安撫使職分合得請俸并本司合用司吏公使人力若依東京西路安撫司已設置人數分例或有今來事體比舊重大約量添置更於民間疾苦特行減損亦自從宜畫定行府更慮諸路府猶有執迷不從或輒叛亂已留重兵分屯衝要處所仍摘留元帥左監軍分司在此從宜措置施行若有如上事理本司力難克制仰計會申覆左監軍取候指揮若諸州縣職員內見有闕或不任職事至於計運勸農等事須至設官即許便行差填替換旋報

監軍照驗不得有違慢易并下揚眞楚泗泰沂海徐濱棣滄德博淄青恩清等州環慶東平開德大明等府睢陽高郵天長等軍可照驗並聽安撫使司節制不得有違付逐處準此天會六年二月日大金弔伐錄

曉諭宿州官吏榜 天眷二年

行臺尚書省榜會驗近準尚書省降到契丹字詔書今翻寫鈔白在兼會朝廷已遣人使於江南撫諭去訖及省會官職百姓軍民事件若是守等江南人使前來交割封界方行曉示實處至時難以陳告須合預先開示一應在河南諸職官中已據人數外其餘職官百姓使效軍民等至有不同原係河南人如願歸山東河北者並聽仍仰所在官司各具所就事宜先次告陳須至指揮

右下宿州可照驗郎日詔書內事理意就開示指揮所轄處分明曉諭大小官職軍民僧道耆老別令一一仔細省會各不離本鄉及父母坵墳依舊安業住坐永致信義實爲大事不得致違錯誤

失下宿州準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上京路諭民築城榜　泰和五年

敵若深入民皆不保與其死於干戈之慘曷若勞苦於城郭之閒

大金國志

張邦昌募人齎僞詔告諭四方榜

今月二十六日午時承尚書省劄子內降蕭太師送到文字刷會各州府下客人前來如隨處客人雜送仍要每路下客人亦早發遣前來以憑四散告諭奉中旨令開封府契勘有無逐處客旅為散漫在民間即日未便見數右劄付開封府契勘上件州軍如各無本州軍客人止將本路人日下據數劄刷發遣前去不得遲滯仍具已起發逐處人數申尚書省續準劄子勘會已降指揮令開封府劄刷指揮等路州軍客人四散告諭竊慮客人不知因依別致驚疑須議指揮右劄付本府火急分明出榜曉諭召募客人因便齎詔書前去告諭即不得張皇事勢一概句呼致使搔擾仍具

已依應施行文狀申尚書省準此

右出榜北市張掛曉諭前項客人限三日如有因便願賫詔前去告諭之人即立便前來赴府出領各令知悉北盟會編

劉豫僞詔諭士民榜

尚書兵部承尚書省劄子已奉聖旨差官前去諸路宣導朝廷所有政事今節次歸附人等供說江南亂法不道之事理宜令民庶通知今開說如后契勘亡宋之君奢靡昏迷獲罪於天盜賊徧起於天下兵火相繼者累年流毒下民自古少比强壯横死於干戈老弱凍餒於溝壑婦女多遭於驅虜至今士庶之家父母妻子兄弟骨肉少有得全本原皆是亡宋之不道凡有知識甯不痛心幸賴皇天悔禍哀憫生靈保佑聖朝與人更始洪惟主上即位以來宵衣旰食焦勞圖治務農重穀核實去華念遺黎之未蘇則愼擇守令之官欲下情之畢達則延納草野之言明愼賞罰勤恤鰥寡昔日强暴爲仗節死義之臣昔日貪污爲守法奉公之吏累年以

來公私稍足內外康甯此主上至誠懇切力行不倦故於大亂之
後立太平之基夫以亡宋流毒於天下之如彼而聖朝撫養補完
之如此天意人心將安所歸今日亡宋遺孽康王殊不念宗廟陵
寢亦不恤中原萬民脫身委棄而去任自禍亂遠遁江南苟樂一
身法令愈亂奢靡更甚致使彼方之民猶未免於塗炭不住據江
南逃來歸附聖齊官吏軍民前後供說江南失道之事不可勝舉
今略陳數端康王依前倣效宣和閒有所寵內官馮御藥等令恣
受賄賂官員受差遣者往往尋買鵪鶉鵓鴿之類與馮御藥等應
奉康王便得好差遣餘文武官到臺部受遣者亦盡用賄賂如監
當見闕有用錢千貫求得者若近上差遣須是宰相內官及神武
五軍闕節即得惟邊曲遠小處闕方始可授及至到任又往往為
諸路鎮撫安撫辟差了門下人不令放上給公據還部至有顧賣
妻子質當誥敕為路費歸者彼方有市語云斟量殊便龍圖五千
索直祕閣二千貫且通判是置官員到任無不擾民誅求州縣之

官每有科率比元降之數必大科一倍以上入在已皆要有餘賄
賂之備百姓當保正者要當之戶被州縣取索無數以至破家要
不當者須出錢數百千方始得免又諸軍已有官或曾有戰功人
年老揀停更無養老請給致使打柴自賣顧身求乞其立戰軍功
人有官至正使者依舊執長行身役江南官員困辱有至如此將
人戶田產并諸雜之物以至農具之類紐作錢數令承認所降和
買絹疋數上戶每物力二十三貫著絹一疋下戶每物力三十七
貫著絹一疋並以金銀官誥度牒高擡價值折算支攢造民鄉坊
郭丁簿帳每一丁催納絹一丈綿一兩遇開年人丁數目有升降
據元認定數目加減數催係於應減人丁上科又攢造人戶所有
水田每二小畝納稅每畝依舊例納稅外別定稅錢四文鹽錢一
文每稅算五百八十文催絹一疋又稅戶滿四十貫稅錢者當戰
船一隻倍費一二千貫文官中和買和糴科率之外更以借貸為
名根括斛斗不管告訴貧乏須是納足近傳到江南狀元張九成

策陳斂人戶名種類聞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謂方得苗佚科納苗頭科斗）苗頭未已又行折八（謂人戶合稻子一斗令人折納細米八升）折八未已又曰大姓（謂科率大姓之家也）大姓竭矣又曰諲實（謂豪富之家本是殷彼方避諱作諲）諲實虛矣又曰均敷巧作名目多方率斂民不堪命日以困窮江南刻剝下民有至如此去處並放稅五年赦書尚張掛官中已催人戶要納稅斛即赦並無實言又江南鹽每歲須改法三二次每賣出鈔多即設法或作六分折鈔或作四分新鈔或全用新鈔或一袋新鈔行一袋舊鈔每以改法一袋鹽不下添三五貫其客旅相遇皆言遭遇此劫伐莫不怨恨又緣軍糧不足於人戶名下貸借隔年稅糧方借稅時稱候來年將本戶合納稅數剋納及至納稅之時官司更不理已借數目並要全納又於河渡酒坊人戶處借貸買名課利見錢至合納時亦不肯準折江南曾有指揮下淮南令諸處人戶歸業或請佃地土放年十二稅夫役有新歸業人光山縣李温逐日被光山縣句出打竹自早至晚方回有歸附者曾見李温言我在馬

欄橋住聞江南放十年稅賦我等十家同來得兩日被縣道連日役使十家已走三家內七家餓死一箇元來南宋正是脫空江南常給降度牒令逐路科配人戶須令收買充作糴本錢每道度牒民間不下倍錢百餘貫文又有宣諭制置司等處一面行下州縣於人戶和糴不由不納納足並不支價錢止折度牒與人每道折錢三百貫街市只賣得七十貫又岳飛一行軍馬飯食並是江南筠袁處虔吉洪六州應付官軍中闕糧各於民間探借了稅賦軍到湖南又於民間戶下應有地土每畝先令納了田畝錢二百文民甚難之又江浙之民往往以舟船爲生被諸縣拘籍有船爲船戶以備漕運又般載官員並係船戶自備船費應付科差民間有船爲害又令蘇秀等州人戶轉般斛㪷往楚州送納民戶請處一石只得八九斗至納處須石一二斗方可納得往往典賣家業賠塡了當不得又州縣屯兵之處市民做經紀不得盡被軍人做了近塞之民田土園圃屋舍皆被軍人奪占及有指揮要於江北上

戶並牛具過江南擾害下民至有如此又諸將下前後亡失軍人多更不開落所亡失人例皆強虜百姓刺面充軍以補塡舊數有來投訴之人將不但言不知而諸軍實受主將之意所敢如此又諸將下使臣效用軍兵恃軍勢欺凌百姓強取物貨官司畏憚不敢入屯軍處州城內買賣又諸將等屯軍處闕見錢便罷行戶今見任官並以見錢依市價買物更無取要擾害汴京舊有免行錢外路難以獨無因而便行諸路量出見錢指定專充收買戰馬耕牛爲保民之計卽無非理之用民間雖出行錢比之以前官司凌辱百端耗費無有了期豈不輕省靜辦安穩主上羅當行之意乃是如此亡宋時多橫興大役如開三山大河修萬歲兩橋調發者十餘路破產者千萬家又如安圖燕山一路開拓封疆起夫科斂連年不休天下被害又倍於前修建營繕般運樹石無益等役不可勝數今朝廷除軍期河防危急理須逐急差發尚令酌量民力必令可以應辦其餘依條合差夫役並於農隙十月一日以後正

月終以前盖謂恐妨民農務亡宋時科買無益之物如羊毛銅錫藥物綾羅之類不輟有之盡科任保正令民戶均納其價銀不支今主上以創業之初須措置安保生靈為急中閒數樓櫓及板木曾行科買些小卽時支還價錢餘各買之物行下諸路止以一色見錢收買不得科於民閒或有州縣官奉行乖謬科於砦下者卽皆斷遣蓋謂恐民戶賠費昨為海島河灘時有盜賊結聚瀕水州縣之民大被其害若非舟楫無以勦捕及江淅亂地時時妄有扇惑恐動已安之民亦須舟楫平定朝廷遂行在京卽折毀宮殿梁柱在外郡沿流十里除桑柘果實墳塋林木採斫堪用木殖造船有主者支給合直價錢仍不得差顧元主斫伐般運所役人匠合日支口食外更支贍家錢糧舟楫既備內外賊患可除卽民閒久遠可得安居今來造船之意乃是如此昨緣大兵火之後物貨雖已通行民閒交易不便特置平準回易務於諸路使在市難以買賣者得以赴官收買亦令商販以通物貨所買所賣並無擾累是

有益於民所收之息並無止濟爲民之用上助國之經費下免横斂於民今置回易之意大是如此亡宋屢變錢法既累失信錢難行使乃以重法禁民不得不收至有閉下店肆累日彌月不能買賣者又屢變鹽法每賣出鈔多即至指揮不用要令別置至有令將已般在外鹽貨投於溝河者是廣蓄積之家多物貨之客時因錢法所誤有至頓然窮乏至有忿恨自盡而死者今朝廷於鹽錢之法一定縱或隨時利害小有增益亦須令公私兩便無前日改作變更以誤民族之事亡宋委任閹宦稱王稱相節使承宣莫知其數內外僱除差官職皆出其手是以郡守縣令專務誅求要爲交結所至惟搜尋珍奇之物或時新口味上以應奉次以爲賄賂下民易欺暗受其弊今主上並不用閹宦不惟減厚祿以省生靈脂膏且使一官一職並無交結賄賂多得於守令之官以公選除授之始丁甯誡訓惟要安民勸督農桑依公行稅法塞法不得縱吏擾民不得私意害民能奉承者以課績旌賞有違犯者案劾行

遣舉此數項主上爲民之意可見其餘凡出一命令行一政事卽無不爲民者若不如此何以數年之閒得脫極亂之苦有此安泰之樂前日盜賊兵火殺虜離散無所告訴因誰致之使如此民閒合知今日生業可安室家可保官司可依因誰救之使如此民閒合知既能知此卽合知恩知幸須合互相勸勉互相告戒不可萌心爲非不可妄言鼓唱竭力爲生盡心爲善上以副主上切切憂民之心下以期傳子孫永享太平之福其聽之毋忽 僞齊錄

指揮

行府告諭兩路撫慰指揮

行府勘會朝廷昨以大遼失政害及生民興兵伐罪收兵將還大宋遣使航海願復舊來漢地係五代所陷朝廷方務善鄰才克燕雲卽畫全地此朝廷始有造於宋不料天方肇亂一作禍自爲戎首結搆逆賊謀害宰臣招納叛亡邀回民戶朝廷不以爲咎惟索戶口猶不悛悟乃云本朝幅員萬里民居散漫難加根究無計可得

輒鳩集兇黨剽劫邊民侵掠畜產使不獲安終然不悟朝廷雖欲惻隱莫由獲已乃命行府興師問罪去春兵抵汴京上皇方知深悔亟行禪位嗣主求哀願畫三鎮復修舊好無何誓墨未乾盟言已變密令堅守遣兵救援陰搆使人潛圖禍亂遂奉宣旨重申弔伐雖許畫和亦不以實閏十一月初二日大兵會於汴都猶不伏罪準備攻具填堞壕道已踰十餘日當月二十四日進擊次日城破三十日國主出降今月初二日降服上表望闕稱臣以奉正朔令依元議差官前去說諭交割河北河東州府軍縣向慮所在以早不歸款為懼或飾僞辭有緩撫定再念自河之內天啟洪塹巨限疆埸昨來大兵所至其有迎軍納土詢省撫定其拒命者或有按以軍法或有示以寬貸皆臨時從宜措置想必其知今河北河東兩路纔候交割官員至彼說諭即仰逐旋燒毀樓櫓具狀納土開門以待行府別差官員就去存恤應有前日重難徭役科斂諸般巧細羅置變折香礬茶鹽之類凡爾疾苦並為蠲除或有利亦

與興舉今除士人外元係河南客居官員兵人商旅僧道欲願去並生任從自意敢有執迷稍勞官軍臨日必無容恕合行告諭須議指揮

右下逐處可各照驗就便及轉行所轄去處粉壁曉示各管士人耆老僧道軍民百姓知悉不得有違付逐處準此天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大金弔伐錄

飭宋推立張邦昌指揮 天會五年

元帥府指揮請疾速句集在內大小官員不限已未共議并僧道耆老軍官等更乞說諭商議如並舉張邦昌即便連署各於本銜親書其名背後名下押字仍於年月紙縫用在上官印限十三日申上便與冊立入京與別有異見別具狀申不許隱匿趙氏若別舉賢人者亦許不阻敢有逗遛不赴議所者當按軍法 北盟會編

廢劉豫指揮

尚書省上件奏自趙佶失道興兵討伐廢滅社稷舉族北遷後元

師府申到指以大河為界河外別擇賢人使為民主施此厚恩庶其知報協力兩獲安便早致成平以此準申建立張楚無何張為彼人所廢王師再舉無往不克後來帥府復申前議再立劉豫建號大齊置國之初恐其不能自保故遣隨路分駐兵馬經今八年載念上國之大事久勞遠戍兼齊國有違元議闕乏軍須比年以來益漸減損遂致艱窘多有逃亡隨路百姓亦各不得息肩與之征討則力既不齊為之拊循則民非我有凡事多誤終無所成況齊人假我國家之力積有歲年事悉從心尚不能安民保國論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眾實有乖從初康濟生靈免其荼毒使天下早致昇平之意反使庶民困苦兩國耗乏之端相度從初所申實為過舉既知其非豈可不行改置曷若混同四海之內聖德廣運膏澤旁敷霜露所霑孰不歸附今臣等議欲定一民心變廢齊國不惟亡宋舊疆至於普天之下盡行撫綏是為長便奏訖奉聖旨齊國建立於今八年道德不修室家不保有失從初

兩獲便安之意豈可坐視生民久被困苦宜依所奏施行委所司速爲措置所有其餘隨擬事件仍別商量行下右奉聖旨在前及商量到隨擬事件開列如後今行下元帥府照驗前項聖旨并處分事件不得有令士庶軍民別致驚擾早賜安措從長施行須議指揮

一廢齊國尙書省設置行臺尙書省

一齊國自來創立重法一切削去並依律令施行

一知得齊國差使繁重並委從宜酌量減免

一應舉食糧軍人有欲歸農及情願當役使並從自便據存留人數各依散隨州軍士依舊支給衣糧內有從合役至棄坐一切仍舊其老年殘疾人等雖是難任軍役矜其無歸並仰分付舊來養老處所酌量賑濟勿令別致凍餓

一廢齊以前離背郎主被虜逃走人等若見在本鄉並與親戚團聚其郎主更不許識認或有背夫逃走婦人準上施行只據元將

引去兒女卻行分付與父外有舊北來奴婢并妻子不在此限

一齊國舊有宮人除劉豫欲行存留外其餘並聽自願出嫁或與親戚團聚若是無所歸投分付宮觀養濟

一內侍人等除摘留合用看守宮禁人外並聽自願隨處住坐

一見任大小職官並隨路押軍人員各不得侵奪民利

一自來齊國非理廢罷大小職官並與改正敘用或有懷才抱德隱居山谷之人亦仰所在官司以禮徵召量才任用更或國內有才德絕倫者開坐姓名申聞以憑不次陞擢

一古今聖賢墳墓祠廟並不得有致損壞

一自來逃亡在江南人等不問是何名目若是卻來歸投並免本罪優加存恤

右下齊尚書省可照驗即同尚書省所奉到聖旨上件施行據劉豫已削去帝號降封蜀王并設置施行訖行臺尚書省各有所奉詔書別行降下外照到降封宣旨昨以建立齊國本圖靖難奈何

不當天心至今未獲休息與其害於百姓不若負其一身致有今日變廢仰指揮到日即速遍行曉諭隨處官吏軍民僧道耆老人等仍於坊巷村寨多行粉壁告示咸使體悉聖恩普浹之意及思多歲不獲甯居跂望太平各安職業無或敢有二心兼照會到當日齊國本非自立凡官司所有句當無非本國公事其大小職官輒勿誤會妄生驚疑仍仰自今以後更切用心撫循百姓以保祿位各懷忠信仰順天意用答宸心亦當遵守宣旨厚加撫恤若是御有執迷不順天道聽用浮言必當自貽刑戮仍仰至日立便改正廢齊阜昌年號為天會十五年應州府縣鎮大小官員並勤依舊句當有所見令禁勘諸公事并續有詞訟及係官錢帛諸物文帳並依前來體例如法理納收貯不得其間卻有住滯隱漏別致違礙錯失悉仰準此天會十五年十一月九日 偽齊錄

闕

戶工部移禮部闕 大定廿一年

契勘近為前後承準到來關內成造奉安要用牀褥等物別不曾
分朗開坐到各色名件數目以此行下太常寺丞併太廟署官將
引合干人等前來指視去後除逐官不曾前來即日才只有太廟
署合干人楊壁令取責得本人狀供到合造名件下項當部除已
下隨署立使勘當依應如法成造外契勘即日楊壁然已供到前
項合造名件仍恐未是端的須合移關請照驗施行須至關者大
金集禮

符

尚書禮部下提刑司符

該奏行條理節文刺史州以上無宣聖廟處許依自來創行起蓋
舊有廟處若有損壞亦許修完今緣隨處廟學官司多不為意以
致傾壞兼照得明昌三年七月再定奏行提刑司條理為該委提
刑司勉勵學校宣明教化若廟學傾頹學舍倣壞即生員何以勉
勵恐無以上副興崇學校之意行下各路運司照驗依應施行如

廟學有損壞去處支贍學錢修完如不足或全闕據合用錢數疾
速行移本運司闕支省錢應副修完無得疏駁祖庭廣記

僞齊尚書禮部下丹州符

尚書禮部都省符下本省奏禮部呈丹州知州劉議奏爲春旱率
吏民詣唐咸甯郡王謚字犯徽祖廟諱武渾瑊廟祈雨不及旬日遂獲霑
足契勘渾瑊前朝雖曾用當時謚號眞封兼所賜封爵今來正犯
徽祖皇帝廟諱合應迴避欲望以今來祈禱有應民賴生全特加
美號八月十三日奏得聖旨指揮封爵犯廟諱字依已降指揮不
須別改外內祈雨感應事依已降指揮只特嚴潔敕祭以謝今具
下項須至符下一恭依聖旨差使臣張整齎御香祝版前去一敕
祭用籩豆貳簠簋壹牲牢止用少牢壹牲幣帛壹其合用篚箱罍
洗酒罇爵盞燎草差官行禮儀制並令本州差長吏依祭祀社稷
禮數排辦行禮籩貳壹實鹿脯壹實魚脯豆貳壹實芹壹實鹿臡
闕以羊代簠壹實稻米簋壹實黍米俎案壹羊腥幣帛壹長壹丈捌赤

小赤丹州主者仰恭依前項聖旨指揮排辦行禮施行符到奉行

阜昌六年八月日下 金石萃編 以上原列卷六十四

金文最卷三十三目録

碑

創建文廟學校碑 冀州節度使賈公名霆 張億
大城縣重建廟學碑 天會十二年 劉光國
彰德府創建文廟碑 天會十二年 賈葵
改修董池神廟碑 賈葵
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碑 天會十二年 黃應期 王圭
重修唐太宗廟碑 天眷元年 孫九鼎
大聖院存留公據碑 失名
重修爭濟王廟碑 天眷三年 劉安禮
兗州重修宣聖廟碑 天眷三年 崔先之
汾州葬枯骨碑 皇統二年 李致堯
西京大普寺重修大殿碑 朱弁
重修帝堯廟碑 皇統三年 范橐

天甯萬壽禪寺碑 皇統四年 以上原列卷六十五 仲汝尚

宜州廳峪道院復建藏經千人邑碑 皇統八年 徐卓

增修金堆院碑 皇統九年 張邦彥

萬全縣重修宣聖廟碑 泰和三年 張邦彥

許州昌武軍節度使廳壁題名碑 皇統九年 馬師孟

重修微子廟碑 天德二年 楊漢卿

重修釋迦院碑 貞元閒重修 許申

重修中嶽廟碑 隨琳

滕縣神農黃帝祠堂碑 貞元二年 以上原列卷六十六 朱昺

金文最卷三十三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碑

創建文廟學校碑冀州節度使賈公名霆　張僊

維大金受命平定海內日月所照無不賓服天會六年九月實下冀州冀爲河朔大藩倘非剛明有守威足以禁暴德足以懷衆且疏通練達不惑於是非之閒者未易以當鎮牧之任初州城下元帥監軍博選於衆得今節度使太師賈公取人望也公先守深州恩威已著政無不理監軍固已昭知成效朝廷亦謂選保得人由是就膺寵擢臨撫是邦下車之初宣諭上意勞來安輯興利除害凡可以便國家而惠斯民者知無不爲大功數十衆已欣快越明年詔頒新格具載學宮公覽之歎曰治天下者本乎人才學校者人才之所自出固不可緩第兵戈殘蕩之餘民力有未完日或不暇給然吾安敢少怠耶州舊有學息爲將兵毀折獨於斷垣廢址

閒僅有先聖十哲神像當日教官爲權置於郡譙門之上實有待賢牧守之來也八年春公顧政蹟已成民俗已阜異時暴露者有居流離者有歸飢者有食寒者有衣善者有所恃而無恐惡者有所畏而不敢肆上下安然民獲再生之幸日超乎富壽之域一日飭有司將行釋奠之禮吏承命震肅奔走趨事前期畢備二月四日實維上丁公親率諸生夙興講禮動容周旋曲中儀式士林仰服罷則與僚吏洎諸生齒序集飲彬彬然已嚮古之制矣因謂屬佐曰自昔有天下號聖君者莫先乎堯舜冀堯都也去古雖遠遺風餘烈猶可想見後之名卿才大夫出於是州載於傳記班班可考今明天子在上德化之所熏陶聖心之所感格遂見干戈偃息文物興隆則建學造士此其時也吾將擇勝地崇閎構以稱尊儒重道之制庶幾有以承上休德而樂育人材不亦可乎羣僚咸悅曰我公之政先後有宜率皆上體宸衷下救民瘼庶而後富富而後教雅善聖人之訓高明所臨遠近洞照況茲郡庠之造如指諸

掌其宮室規模必見契公之心而凡一時興學之士皆願得奉令效勤以贊先定之志而成之公喜復顧節副蘇侯謂曰今城北隅不有觀宇可以改作者乎大殿巍然廊廡兼備設爲官學則先聖有次廟食有依生徒齋館講習有所斯可以不勞於力不費於財事則濟矣其爲我亟往相視以報侯端亮詳敏樂承善志即往視之悉如公言歎服良久明日具圖以進公爲命工力爲繕完遂涓吉旦奉遷神容肆加嚴飾又繪飾七十二賢及後諸大儒於殿壁之兩閒冕服有倫皆倣古禮廟貌輪奐齋序完潔不侈不陋落成之日人不知勞士民縱觀咸驚天造學既成公又出己俸三十萬別付從事使相承爲舉本收其贏餘以供祭祀葢公以爲春秋釋奠之資既從官給惟朔望闕然故特有茲舉則欽奉之意永繼弗替可謂至矣此誠萬世永固之基綿綿無窮之蹟是學也肇始於三月二十有一日落成於四月之望旦因命億爲之記億具員幕下義不獲辭竊嘗謂古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魯僖公肇

修泮宮而詩頌其美漢文翁起學成都而史記其功三代以還世之相去不厚不允惟斯二人者見稱於世想望丰采固以不得親見之爲恨況出乎同時獲覩施爲孰不樂爲之稱頌此人心所同也且夫興學校於太平久治則易爲力當兵革之後親致其治以興學校則難爲功今冀爲堂鎮並統深州幅員千數百里合二州十一縣地大民眾易荆棘爲田畝化愁歎爲謳歌而政立矣育才善教發於誠心此英特之舉希世之遇雖詩人善頌固難形容史筆所書未盡髣髴使諸生處於斯者悉知副公之意勉勉自强他日業精行成擢巍科登要路功著當時名垂後世風化之行民湻俗美後來之秀相繼不絕是皆出於公之賜豈易量哉故敢述其梗概以紀歲月若夫公單騎撫危城片言折疑獄破姦吏之膽制悍軍之心發倉廩減價以賑貧者興廬舍給居以厚民生修輿梁以通往來蕃牛畜以廣播殖杜塞私門而拒絕請謁飢民轉徙脫身奴婢者以千計士夫亂離復籍縉紳者殆萬數至除蝗蝻瘞枯

骸嚴火禁闢城闉道釋咸隆至誠有格無一物不得其所他人睥睨莫敢輕議彼所不能爲者公悉優爲之卓然超乎物表將見不日召趨近班位乎廟堂益推其所爲以匡濟天下豐功茂烈又將有大過人者其效豈止見於一秉施之任哉此世所望乎公者也先是鄉大夫紀公之德行善政已致其詳衆所稔聞而雜見歌詠者也此皆不復多敘特著學之所以興與夫世所望於公者并刻諸石以示將來俾有所考云是年四月十五日記 謹從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恭錄

大城縣重建廟學碑 天會十二年　劉光國

昔王仲淹遊孔子廟嘗歎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蓋夫子之道具於人心而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倫其教具於六典而行於邦國鄉黨家庭之間自漢唐以至於今莫不知尊其道矣其道尊則其祀亦尊廟貌之崇垂之有永前哲之所以形於歌詠鐫於金石者豈無謂哉平舒公

廨之西孔聖舊宮在焉規制太陋瞻視未尊歲久而就圮天會十二年秋九月邑令姚公下車未久一日顧謂僚屬諸士子曰風化之地衰敝若此吾何以辭其責乎乃積良材運堅甓集衆工以量度之上而殿廡下而庖庾莫不繕治而復賁之墁飾繚之垣堵煥然其一新矣余惟儒學之設明人倫育人才非徒美觀也唐虞三代之盛蓋有自來而秦火煨燼聖學蓁蕪視學宮爲傳舍者衆矣昔范甯宰餘杭性質直好儒學風化大行於期年之後自中興以來莫之或先云今公加意學校可無媿乎餘杭風矣然范公之崇學敦教者不止於修葺宮牆公之教乎舒也豈無身先士類者乎其於聖經賢傳之大旨君臣父子之大倫禮樂刑政之大法講習討論於師友之間勇往奮迅洗濯刮磨務臻斯道之妙士習丕變與學宮而俱新庶不負夫子之教而造士作人之盛心愈久而不泯也於是乎書 欽定日下舊聞考

彰德府創建文廟碑天會十二年

賈葵

載在祀典推而徧於郡邑並社稷而其尊榮者先聖云爾趙故大郡也僕嘗從事於茲拜先聖廟徘徊廊廡閒瞻其輪奐嚴邃實一方之壯觀大兵南來趙人輒爲倉葛之呼效墨子之守不卽歸附乃爲旅距之計凡諸宮廟盡撤爲樓櫓之用先聖廟亦不得獨存長廊百楹昔嘗爲藏修游息之所者當矢石臨城已爲守具矣高堂數仞昔嘗聞金石絲竹之音者逮壺漿迎師又爲毬場矣於戲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聖天下通祀未有如夫子之尊韓退之處州之碑眞知言也趙郡環千里之遠連七邑之大廟像不存俎豆無措旦望闕釋菜之儀春秋廢釋奠之禮士子何依風化何出豈戎事方殷而未暇乎抑道不虛行時然後行乎刺史大將軍韓公以元帥之令薄伐荆蜀趙君少卿北方名士也輟同知彰德之節攝此郡政旣見吏民乃修謁諸神之祠會先聖之廟隳毀盡矣屬衣冠之士顧而語曰明經以拾靑紫稽古而陳車服此顯效也祀以報本而先聖之祠忽諸吾人得不愧乎乃卽舊地而經營之

乃購新材而樸斲之浹辰而版築興彌月而堂構畢先聖先師儼然森立至者肅肅觀者翼翼圓冠方屨復彬彬乎此時矣丁未之年余見其毀力不能以禦甲寅之歲余聞其成語不可以默謹敘其成毀之日而爲之記 趙州志

改修董池神廟碑 賈葵

歲在癸丑之春葵自安武幕承乏聞邑視事既三日禮諸神之祠越翼日吏以祝告言境內之神歲時致告者有四禹也稷也成湯也董池神也禹稷成湯皆古之聖人山川故在風壤仍存民到于今有懷而無斁祠在境內禮亦宜之董池則何神也言其神則老毋之像俗謂之婆廟在東鎮北歲以鎮官祀爲本末則不知也葵視事之初未暇詢訪屬總府有命令佐吏巡其境內而訓諭之一日過乾河登清原想晉文治兵之跡觀明皇御書裴太師之碑躊躇四顧既而南下望澄瀾浩渺草木蓊鬱原下居人數十家皆臨水而居問則董澤之蒲可勝既乎杜預謂在縣之東北即此地耶

澤畔之民藝麻殖稻接畛連溝或織蒲而席或鼓棹而漁大兵之後雖未盡復業安居亦可樂也沿澤而東茭蒲映水楊柳參雲其北有高平之地則廟在焉垣墉半頹屋宇多罅而一堂巋然獨完肅禮既畢循階而上正位之神乃古婦人像葢俗所謂婆神也東偏而坐者則古男子像人皆曰董父名在祀典而像設不正豈禮也哉意以水爲至陰之物故其神爲婦人之像也抑爲有董父之號其配宜爲老母之容也然亦宜正父之位矣甯亦訛傳之久以董父之父爲婦人之婦乎若以母言則亦不經見又無所傳聞必非祀典之所取也按左氏傳昭二十九年晉史墨曰昔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舜帝舜帝賜之姓曰董封諸鬷川生受其封沒宜享其祀然則董池神廟葢後人念董父有養龍之功尸而祝之也舜都蒲在舜都二百里而近意其地也澤上之村以董爲名者葢四五處近澤之以董爲姓者亦數百家豈董父之德在民而後裔如此

其蓄乎夫龍神物也實難制畜見於絳郊鬭於時門或觸山抉石發大水以盪城邑或迅雷奔電降大雹以傷禾稼時出而爲大害者蓋嘗有之當洪水氾濫草木暢茂龍蛇居之而民不得安息驅龍蛇而放之菹雖曰伯禹之功能豢龍以致其馴擾亦董父之力也世享其祀不亦宜乎噫自帝舜而至於今餘三千年矣陵谷屢遷而董澤之水湛然常存蓋神龍所憑也城邑屢改而董父之廟巋然獨立蓋神物所護也命祀之初必以董父爲正今爲老母之像是淫誣愚俗狃於鄙妄以瀆明神也如此宜革而正之以嚴神明之位亦嘗聞江山有孤山祠矣俗訛爲婦姓因爲神姑之容鄰中有西門豹祠矣俗訛爲虎豹之神因爲文豹之像董父之廟乃爲董婆之容其亦訛而至此將誰使正之葵預知其事不可使董父之靈久受誣於冥冥之中也乃諭其士人播告其百姓正其位毋作神羞因爲之銘以昭示後世 聞喜縣志

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碑 天會十二年 黃應期 王圭

大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鄉臣疆場無事獵於梁山之陽至唐乾陵殿廡頽然一無所睹爰命有司鳩工修飾今復謁陵下繪像一新迴廊四起不勝欣懌與醴陽太守酣飲而歸時天會十二年歲次甲寅仲冬十有四日尚書職方郎中黃應期宥州刺史王圭從行奉命題 石墨鐫華

重修唐太宗廟碑 天眷元年 孫九鼎

聖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遠邇乂安山川鬼神罔或不甯逮下廢齊之詔猶且以古今聖賢祠廟勿得損壞爲戒嗚呼大哉王言恩至渥也葢欲使幽顯兩得其所而盡其所以欽崇之意歟惟是□甸□唐舊都醴泉古邑昭陵近焉太宗有廟世世以祠元帥右監軍完顏公因按部叩謁祠下顧彼垣宇或傾或圮□彼規模若存□□喟然歎曰吾聞太宗有唐英主史臣所謂功德兼隆者也廟貌如是豈能稱吾明天子之意耶且吾黌奉詔書則有辭矣亟命新之於是鳩工聚材揆日卜辰趨事赴功罔或怠忽越月告成

以圖來□按而視之因庳爲崇廓隘爲□過乃蕪□□□丹齋殿
宇靚深廊廡宏麗門闕巍巍如跂如翬儼然王者之居也不有貞
石以刊始末何以示方來哉卽召九鼎而命之曰爾典著述爲吾
敘之葢兩漢而下基業綿遠者莫如唐有唐之君功德昭著者莫
如太宗當隋季不競王綱紐解太宗皇帝以睿文英武受命上天
手提干將佐佑高祖誅□逋殲蕩將僭竊以一旅而取關中不十
載而有天下自卽大位乃遊觀弗事聲色弗邇獨與一二大臣講
求仁義闊略法律哺乳幼稺補養瘡痏休息疲瘵數年之閒天下
丕變盜賊君子然歎爲謳吟□米□圭錢死罪歲止二十九正觀
之際號稱太平雖漢高文景之主反出乎其次而湯武成康亦可
齊驅而並駕也夫如是則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愧措之乎天地
之閒而無虧炳炳烜烜與日月爭光於無窮而歷時未久人□弗
克欽崇倘非鉅金奄甸南服而吾監軍增飾之則廟貌或委靡而
不振或湮沒而無聞彼自唐遺黎不復承祀矣夫□意者豈不以

太宗之功德實惟帝王之標準必欲當聖人之世使不世之際發揮而振揚之俾晦而復彰微而復著與乾坤並□而不朽耶不然何我公世之相後且數百歲地之相去且數千里一旦心契神合而興崇如是之速也傳曰大德必百世祀其太宗之謂歟謹頌之以詩曰

天地閉塞孰與闢之日月昏翳孰與廓之必有元聖生而救時赫赫太宗龍鳳之姿仗義特起號令六師妖氛埽蕩僭竊芟夷子來億兆順挈綱維法律匪任仁義誕施民富而安俗恬而嬉三辰不忒萬物咸禧千祀蒸嘗禮孰敢違迄我鉅金庶邦緝綏奄甸齊服百神具依顯允監軍歷按封圻敬謁廟下棟宇弗支公乃慨然明詔是推吏承其命官辦其資民不告勞金碧相輝神其居歆來止來宜於萬斯年福我黔黎　石刻拓本

大聖院存留公據碑　失名

滕陽軍給準行臺尚書禮部符行臺尚書省付下本部呈先據滕

陽軍滕縣白了村大聖院管句僧圓義狀爲本院自大唐開元年
建置後來有村衆耆艾再修善到佛大殿□□於政和年閒蒙徐
州給□存留文帖昨因兵火遺失後緣廢齊不興佛道不敢理訴
蒙廢齊指揮差官□逐將僧堂坼拽造船至□未曾敢行興修今
遇大國撫定一切從寛隆興佛教伏乞出給存留公據付院收執
本部尋下本□勘會去後據滕陽軍中下滕縣施行據本院中委
主簿取會到老地分人劉整等狀稱本村大聖菩薩院實於大唐
開元二十□年建置古老相傳村衆蓋到屋宇等先於政和七年
三月閒已曾徐州給到存留□帖因兵火遺失除□□齊以前坼
拽僧堂一坐外有其餘屋宇並無分毫摧壞佛像見今新鮮圓備
□□是創蓋院舍乞□存留院額文字別無諸般違礙軍縣保明
是實尋再下本軍檢勘施行去後今據本軍申會驗本院□□□
火不曾殘破摧塌毀壞院舍屋宇佛像並各見存卽不是創蓋佛
殿亦不是曾經兵火□併去處見有□□□基上銘記等及大聖

院先有住持僧智來往徐州會理給到存留兵帖後因兵火遺失不存其僧智來身死無照澄并滕縣□□廢齊阜昌七年七月初三日承本軍符準前東路留府行府趙進□路□坼拽了僧堂屋五閒今來乞給存留遺失大聖院文字並無違礙保□是實本部看詳本軍稱大聖院非經兵火不曾殘破亦不是曾經兵火廢併去處雖稱見有古石塔基銘記乞給存留院額文字軍縣保□並無違礙緣昨來徐州所給存留院額文帖遺失不存別無照證欲行下滕縣軍更切子細檢勘如本院委是□有名額寺院所存銘記等照證的確是實別無詐冒違礙即給帖照會施行取鈞旨後批部行□□□一依□□行臺尚書省批狀指揮施行無致錯失

本軍會驗上件大聖院無是舊有名額寺院所存銘記等照證的確是實別無詐冒違礙今判結

右出給存留滕縣白了村大聖院公據付僧圓義收執照會一依前項行臺尚書禮部□內□到行省批狀指揮施行天眷元年八

月二十五日給 石刻拓本

重修孚濟王廟碑 天眷三年 劉安禮

距澶西南三十里有村曰小韓孚濟王之祠在焉廟貌森嚴實從官曹吏悉隋世書上柱國韓公血食地也威靈昭著儼然如在一切祈禱應如影響良辰令節車馬駢門瞻拜於祠下者不可勝數夫以柱國膽略容貌才用威名執陳主懼突厥忠善之節剛大之氣焜耀史策信而有徵則其精神所在英靈所歸幽爲明神宜矣鄰居之毋見其來迎疾篤之人走而欲謁孰曰不然況靈跡顯應大庇斯民載諸典策崇爲明祠乃其所也其祠額神號褒顯之由一時守土者請諸朝而命之有舊刻在可不論而知左監門衞大將軍河南蕭公來守澶之明年政平訟理化洽人孚闔境之內去愁□就安安既成民矣凡致於神而爲民祈福者靡所不至誠意所感默與神會已而夢理一所基構甚雄若久廢不理者顧瞻堂上聖像昏翳徘徊廊廡三門頹仆非一覺而念之非思非想此何

爲哉明日詢諸州人亦莫能解他時因從王事過於祠下宛如向之所夢躊躇回顧愴然而感於中夫幽明殊塗興廢有時顧王之威靈顯應昭昭然播在人耳目則疇昔見夢非特感發於復新廟貌已也天或將以王福茲土而使吏安其職民樂其業乎於是出俸錢百緡涓辰赴工易壞起廢凡像之創修者二十有三補完者三十有七丹青相映煥然一新自天眷三年歲次庚申始工訖閏六月二十五日壬辰告成工既畢命其從事劉安禮書之於石將俾來者益知所敬畏焉且誌其復興之歲月云 滑縣志

兗州重修宣聖廟碑 天眷三年 崔先之

皇綱鼎固鳳歷璣運歲在上章涒灘月次圉陽朏魄既交同知泰甯軍節度使趙公謙牧作新宣聖廟於魯邦之巽維郎兗海觀察使劉公莒所卜之舊址也魯邦孔子之鄉廟祀之嚴其來遠矣粵自唐大中十三年歲次己卯劉公始擇茲地以遷作之更諸爽塏以就文明之方也後一百七十七年至宋景祐三年歲次丙子孔

子四十五世孫龍圖公道輔衣書錦之榮來守鄉郡復革弊陋而
增崇之自景祐逮今又一百五年公被命臨鎮來兗凡二百八十
二年之閒或以功勳而授鉞或以道藝而分符牧守之賢不爲不
多矣知宗儒尊道以報本反始崇敬宣尼留意廟貌者前有觀察
劉公後有龍圖孔公孔公卽以其孫而崇祖廟未若劉公之誠也
比之劉公挺然特見於今者其唯我公之賢乎公世居幽都碩儒
繼代幼舉神童壯登桂籍聲名烜赫竦動四方其敦本重道之誠
出於天性景慕孔聖以見願學之心焉朝廷簡拔有德撫綏疲瘵
之民爰自下車講求民瘼攘剔奸蠹化洽千里威震一郡俗安其
訓吏畏其明未及期月闔境大治乃臨黌舍延見諸生顧瞻堂室
頹□□蝥風雨弗除函丈之閒凝塵滿席喟然歎曰亂世則學校
不修魯有泮宮頌美於詩時底清平忍視其壞經之營之鳩工僝
材不日而成潭潭之宇儼然爲弦誦□□之地使芹茆可得而采
焉恭謁宣聖廟庭薦歷兵凶之後殿廡摧仆棟榱橈折瓦級破缺

丹臒漫漶尤加措意語人曰孔子之道澤及萬世教行八荒生於
魯仕於魯死而葬於魯師□□貌之立崇構華麗宜爲四方之壯
觀學其道而爲其徒者是爲我師也廟貌弗飾將何以見崇奉恭
敬之心哉遂擇日肇造親出俸入之餘以備費用躬自督責□行
不倦□飭匠氏量徑輪視廣袤乃董役夫供板築舊作興基址不
移繩墨不改木無衣綈錦工無被朱紫上棟下宇右平左碱煥然
一新修廊廣廡膠葛崢嶸春秋□□禮儀卒備可以陳簠簋可以
列豆籩可以鏘環佩可以奏磬筦升降周旋無適不宜則公之勤
誠志嚮於此可見矣嗚呼美哉魯之諸生瞻載色載笑之容□□
□□□之教咸願頌公之德刊諸堅石以傳永久少效瓊瑤之報
俾先之敘其事而爲其文自顧淺陋何足以發揚公之懿謹紀其
實而爲之辭以遂邦人之願焉其辭曰
皇流共貫車書混同洙泗教揚八遐遂通宣尼道行天下爲公光
於四方昭明有融我公願學昌時先覺賢冠斗南名重燕□臨鎮

魯邦澤潤優渥樂善不倦爰苦凡卓既修泮宮魯侯之功薄采其芹回也屢空閭閻秋口舞雩之風春誦夏絃教思無窮作廟奕奕尊崇聖德報本反始其儀不忒匪刻匪雕既華既飾廟貌斯口魯侯之力以享以祀神之聽之工師告成頌美於斯其頌維何金石可勒光施前人垂之罔極 山左金石志

汾州葬枯骨碑 皇統二年 李致堯

葢聞衞國風之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周小弁之雅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是知死葬之禮古今所重也然生死異路而苦死者其理堪哀非生者孰爲埋瘞壽天殊途而橫夭者其情可憫非壽者孰爲薦享噫枯骨者實橫夭而苦死者也亙古以來閒或有之或遭飢饉之難或值刀兵之刧或溺大水或焚烈火賢愚罔閒貴賤無分若崑岡火炎玉石俱焚致使屍橫於地穢達於天無人收葬深可悲恤且兔悲狐死謂傷類也況至靈於禽獸者乎巷埋里葬乃常禮也況其閒有親知者乎昔潁川黃霸造棺而葬窮氓校

尉曹宸買地而葬無主陳龍賢守也棄行葬洛縣之骸骨致哭聲而盡絕孔車長者也冒法葬無親之誅者遂聞上而嘉稱古人若是德被羣靈名垂後世顧不偉歟本縣頃自丙午歲二十一日大軍破城時有援兵五千人遺民數百戶內外生靈約計十萬或長驅不返或迎敵而殂威臨而墜井墜河者有之勢脅而自刎自縊者有之士民共戮善惡同誅有千里而離鄉者有一門而盡歿者屍盈都邑血滿道途觸瀆天地暴露星霜日往月來股分肉盡親知莫辨男女無分白骨交橫孰可忍耶於是時也僕雖脣齒傷刃幸老幼全生二親遊宦千里歸鄉仰承天地之洪恩深懷螻蟻之誠意至甲寅歲敬從父命與眾特推悲懇哀矜枯骨命工僱力遠收近拾數月之閒去一千五百餘副於中秋十三日卜葬於城西北五里古大墓之北春秋祭享以時不闕嗚呼風吹雨洒淺土尚多未經葬者依口暴口耳聞目見僕等於丁巳歲徧向郊原廣收遠掇半載之閒又得二千餘骸於中秋二十七日葬於口塚之西

歲時祭焉至辛酉歲因井中淘出屍骸五十餘副於城南浮土耕出軍屍七百餘副及裏縣井中水浸者命土人淘出二百餘副諸處尋收又得一百餘副於上秋二十五日葬於前墳之南時並祭焉凡此三誠盡出羣誠謹書於石庶永其傳而作銘曰

哀哉亡靈生逢運劫不意天心深懷忠節師震雷霆口橫霜雪城破家殘父離子別避刃者殂迎敵者折河井漂流刎縊交列驚戶幾歸敗軍殄滅千里而來一門盡絕不分士民莫問愚哲偏地屍橫滿城流血郗勇戰亡彭機計竭渾沒堯臣坐悲孝烈嗟爾英雄嗚呼天折我輩推誠哀收痛掇廣苹羣骸連開數穴葬禮三修醮筵屢設春秋以時祭享不輟日落風悲雲愁霧結鬼泣神號猿啼鳥噎寂寂悲墳煙鎖明月皇統壬戌歲上元日立石鄉貢進士李致堯撰 汾州府志

西京大普寺重修大殿碑　朱弁

諸佛菩薩之應世也亦猶哲王之救弊或忠或質或文雖致治不

同其趨一也人拘達摩對蕭梁氏之書遂疑有爲功德不可復作
而不知指示神地以植五王之福補理故寺當獲三梵之報者釋
迦遺訓具存貝典州崇修塔廟興建寺宇以示現佛菩薩境界蓋
將誘接羣生同歸於善其爲功德詎可測是哉彼達摩大士方以
妙明圓通親提教教外別傳之印則於有爲功德不無抑揚是亦
因時救弊耳非實貶也且顛力苾芻能克遵付屬而成就茲事其
爲功德尚何言耶大京西都普恩寺自古號爲大蘭若遼後屢遭
烽燼樓閣飛爲埃坋堂殿聚爲瓦礫前日棟宇所僅存者十不三
四驕兵悍卒指爲列屯而喧寂頓殊矣殘僧去之而飲泣遺黎過
之而增欷閱歷滋久散亡稍還於是寺之上首通元文慧大師圓
滿者思童戲於畫沙感宿因於遺礎發勇猛心德不退轉捨衣盂
凡二十萬與其徒合謀協力化所難化悟所未悟開尸羅之壇闡
盧舍之教以慈爲航遂其先登之志以信爲門咸懷後至之恥於
斯時也人以須達自期家乃給孤相勉咸蘊至願爭捨所愛彼髓

腦支體尙無所吝況百骸外物哉於是聳幣委珠金腕袍鬻裘裳者相系於道累月逾時殆無虛日經始於天會之戊申落成於皇統之癸亥凡爲大殿暨東西朶殿羅漢洞文殊普賢閣及前殿大門左右斜廊合八十餘楹瓴甓變於埏埴丹雘供其繪畫榱椽梁柱飾而不侈階序牖闥廣而有容爲諸佛薩埵而天龍八部合爪掌圍繞皆選於名筆爲五百尊者而侍衛供獻各有儀物皆塑於善工睟容莊穆梵相奇古慈憫利生之意若登於眉宇秘密拔苦之言若出於舌端有來瞻者莫不欽肅五體投地一心同聲覗此幻身如在龍華會上百室光明中其爲饒益至矣大矣不可得而思議矣圓滿今年七十有四自惟君恩佛恩更無差別成此功德志實有在非獨爲前途津梁也然此功德爲於治安無事之時則其成也甚易圓於干戈未戢之際則其成也實難圓滿身更兵火備歷艱勤規已貨財猶身外影既捐所蓄又裒檀信經營落始淹貫時序皆予所目覩也則其成就豈得以治安無事比哉始予築

館之三年歲在庚戌冬十月乃遷於茲寺因得與寺衆往來首尾凡十四年如一日也衆以滿之意狀其事以記爲請記事之成要得其實今予旣身親見之其可辭哉按寺建於唐明皇時與道觀皆賜開元之號而寺獨易名不見其所自命樓有銅鐘其上款識乃是清泰三年歲在丙申所鑄造也其易今名當在石晉之初或唐亡以後第未究其所易之因耳後之作者見其廟文倘得其本末爲我著之乃予之志也非特予志亦寺衆之所欲聞也皇統三年二月丁卯江東朱弁記 石刻拓本

重修帝堯廟碑 皇統三年

范櫜

帝堯之德在人何其深且久也雖百世之下愚夫愚婦亦知敬焉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如是堯亦天也天之道動之化之生之成之其功德昭著不可誣也祀之南郊迎享祈福天亦未嘗不享答焉則堯於民亦何異乎天哉古之祭法有大功德者皆載在祀典況堯也其德蕩蕩其功巍巍宜乎爲世祀也當光宅天下

之時乃命羲和欽若昊天以授人時命羲仲宅嵎夷以殷仲春命羲叔宅南交以正仲夏命和仲宅昧谷以殷仲秋命和叔宅朔方以正仲冬四海運若神之智萬國被如天之仁帝皇治定之術天人交感之道著若畫一經制民事自天地開闢以來帝堯始正矣後世君天下者悉法堯之道而致於治所以順之則興背之則亡故孟子曰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萬世能遵守其道涵養百姓百姓常安家被其賜此其所以與天無異也帝堯在位凡九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何恩化所及之遠也然則堯之德不可殫紀昔吳季札聘魯聞歌唐之詩乃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由此知遺風在民深且久也全晉之地至今勤儉豈非聖人之化遂與口誠而不可移也神山縣東有堯山柏樹森然回還十數里其巔有堯祠在焉卑陋不蔽風雨兵火之後愈見墮摧甚不稱所以祀堯之意也縣宰牛公承直下車之初被府檄令再完葺公遂勸率縣民使量出己

財成茲美事且舊國舊都民戴遺澤未嘗敢忘公之令下一境之人皆翕然而樂從之不獨新其廟又比舊增廣甚多仍於正殿之前特起舜禹二殿巍然相對其後建后妃之殿大門峙立長廊翼如計一百四十七間又以餘財於廟前之南叢柏中起亭一所榜之曰歲寒亭傳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是亭之名蓋取於此將以遺後官及縣民四時奔走香火之餘而游息於其上以此見公之用心爲歲寒也廟既落成命余記其事僕雖荒陋然與公爲至友不可固辭兼嘉公重飾是廟大合衆心與夫費四方民力民財修建淫祠者固有間矣於是乎欣然書之大金皇統三年歲次癸亥正月三日 浮山縣志

天甯萬壽禪寺碑 皇統四年 仲汝尚

瑯琊之佛祠在郡治者凡六區其五爲毘尼其一爲禪那今普照是也當子城之西南有古臺巋然出於城隅臺之西復有廢池流潦瀦焉耆舊相傳臺曰曬書池曰澤筆其地蓋東晉右將軍王羲

之逸少故宅也昔晉祚中缺元帝渡江臨沂諸王去亂南遷乃捨宅爲梵宮世祀綿邈眞僞莫考往歲嘗得斷碑於土中字雖漫滅尙髣髴可讀按招提復興之代實自後魏至有唐孝明皇帝卽位之九年始賜額曰開元宋眞宗初輔臣建言請詔天下每郡擇律寺一更爲禪林遇皇上誕彌之月爲祈延景命之地制從之郡以開元應選自是改稱天甯萬壽禪寺逮廢齊居攝專用苛政理國知衆不附尤狹中多忌凡浮屠老子之居曩日所嚴奉以祈福者一切廢革遂易天甯之號榜以普照開元遺址固古臺爲基下偪闤闠棟宇褊迫在我法中所當有者皆廢缺未備不稱寶坊之制歲在丁巳妙濟禪師覺海始來住持入院之四年乃議改作衆懼難成姑欲因陋就簡之初異論蠭起拱手旁觀待其自敗師志先定屹如山立終不可搖時奉國上將軍渤海高公名和式適守是邦與師昔於過去切在無量佛所曾植宿因至是機緣會遇針芥相投公命首墮雉堞以達蔽阻又架石爲梁跨望月湖南臨廣路

於指顧閒已盡闢湫隘爲空曠之境矣復召百工授以成規自當陽聖位次及方丈下逮僮隸所偃息皆標立區所期盡新之益出已資力往給經費且示苦忍降伏偷惰畚鍤斤斧所繫輒以身先於是郡人感其誠無不風靡遠方檀施亦破慳釋惰助作大緣憧憧往來相踵於路以故資用饒益魔失其便寒暑未幾悉滿初願師又於大雄殿之北創立廣廈聚竺地所傳調御所說五千四十八卷之經爲大轉輪藏發機於此棲匭於輪鏤海岸旃檀諸香象須彌山及阿耨池八方龍鬼出於水際各持金革現護法相諸天寶宮彌覆其上一一天宮有諸寶欄楯一一欄楯有諸寶天女執妙音樂歌舞讚佛復有無量化身如來坐獅子座爲百億天衆放光顯瑞說無言法機輪一動聖凡出沒千變萬化金碧相錯耀人心目如劫初時風激水沫湧爲七珍蓮華藏世界不可說宮殿以萬化成奇妙微巧工告訖事師擇九月辛未集山東十八郡大長老洎傳戒宿德建龍華會七晝夜以落其成幢蓋鐘鼓塡溢衢市

緇素萬人遐邇咸會覩是聖相皆讚歎隨喜請採石斷碑紀述希有傳信無窮求文於中陶仲汝尙以記其事汝尙曰先佛世尊示滅鶴樹千有餘歲至東漢二葉敎流震旦訖於梁氏始宏闡有爲出世空術盡成名相我達摩初祖自天竺西來救其末流俾涅槃妙心巍巍堂堂猶星中月益光耀於家法自此天下之言禪者皆以明道說理爲宗不泥敎律惟此生於西蜀棄萬金之產來爲沙門親近諸說求無上道參承咨決已得法要固當高提祖印直指人心乃建塔廟嚴像設同二乘小果希人天福報此禪流後學所以竊議致疑於師也然汝尙嘗聞師之言曰實理際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吾以如幻三昧遊戲世間雖化大千盡爲佛刹其中寶供最勝第一種種具足吾之妙用未始有作也昔貞際之住東院不聽大檀越動一草以廣其居是誠古佛用心然不可爲叢林法吾懼末世比邱喜虛誕者競爲大以欺佛遂有假如來衣竊信施食視法宇之成壞若行路之過逆旅曾不介意或問其

故輒謬曰古之人圓如是也以至上雨旁風覆壓是虞乃繫鉢囊逡巡告去有如諸方建化摔由此轍則寶莊嚴道場往往鞠爲茂草如來遺法其能久住世乎敢畏多言汝尙唯唯乃序寺之廢興緣起俾刻石以告來者時皇統四年十月二十日記沂州府志以上原列卷六十五

宜州廳峪道院復建藏經千人邑碑 皇統八年 徐卓

佛經者西域天竺之迦維衞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之所說也太子當周莊王九年四月八日自毋右脅而生及長舍太子位出家苦身學道精進六年以來覺悟一切種智故謂之佛佛在世垂化四十九年至於天龍神鬼無不聽法後至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閒二月十五日入滅度其弟子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共追撰述綴爲經教行之西土千百餘年自漢已上中國未傳逮及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於殿廷以問朝臣而傅毅對曰此佛也帝遣中郎蔡愔秦景奉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

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雍門西以處之而後魏晉宋齊之間梁及陳周隋之際聖賢繼至經論日滋寖興於姚秦羅什大備於李唐元奘由是空門與教與儒道爭衡下至五代降及宋遼歷夷險而其教彌光經隆替而斯道愈振凡所貯藏有五千四十八卷故名曰藏經廳峪者乃遼時耶律詳袞（舊作詳穩今改正）家之墳所也其家世積善遂卜勝地以建佛宮置以藏經其來也久雖貯於此未見宏揚先是忠顯校尉顏壽因此地之是歷覩斯經之不宣乃約土人共賫物用諸名僧數十人長穿開讀至於皇統六年十月七日無何為火災所焚其餘屋舍埽地皆盡大凡事久則絕絕則有時而繼物久則滅滅則有時而興然則繼絕興滅非其人安能為之哉郡人馬祐者乃逸士也遯世高蹈卜居相鄰自覩煨燼之餘基誓發繼興之大願遂與舊邑人顏壽等親為倡率轉相糾合乃得千人立為一社眾推馬祐為邑長以顏壽等為提點募錢易經鳩工構藏隨其卷帖貯以櫃匣

其餘佛屋僧廊次第建立庶幾法無凝滯人獲頂傳上以報皇國之恩下以資吾邦之福且走一介求乞於余余亦里人也既聞其事喜不知極以筆書之俾勒諸石 欽定熱河志

增修金堆院碑 皇統九年

張邦彥

口口口口口之曰百有餘里縣曰福山阜昌時所置舊爲鎮曰兩水兩水源所從出東西相望湛遠因地就下並流於縣之東北距縣數里土人目之曰東西河涉西河並涯而南十五里而近得山曰金堆凡河濱之山類產鉛錫則其巔必童焉無復佳木獨茲山松櫪翠茂蒼然爲諸峯最形勢雖不甚高而平瞰西南諸山穠纖遠近疊見錯出環峙騰赴若皆出其下者秋水時至澗壑奔會彌望數十里驚湍駛浪霆擊雷轉怒嚙乎金堆之趾氣衰力屈然後循麓而北去與所謂東河者合而入於海大略如蜀江之奔峽必喧豗震薄乎灩澦之下也海山浮動天境勝絶自五代顯德時有僧結廬於此古刻略載其事而失僧之主名甲乙授受殆且百年

蝸負蝮屈其跡不顯後有僧行客者以十方之請主之稍治堂殿十餘楹自慶歷迄於今蓋又百年矣穿蠹敧腐風雨不支其徒拱手熟視曾莫之或恤也天眷庚申登之戒壇僧曰智隱始來居之隱謹於戒律毫髮口敢叛其教以故山之父老頗信而歸之用能得其助易弊扶傾歲餘則苟完乃鑿山腹大闢其舊址築堂曰華嚴以口口事起者方口口矣未幾而隱化其弟子曰義海寶嗣承之克肖其師之勤而加敏焉於是修廊巨廈重門複閣煥然相望輪奐一新若有鬼神陰相其役道俗之人嘗去之朞月而復至者莫不愕立駭視意其爲化城佛土且疑夫璇題貝闕一旦涌出於海龍之宮也而其聯清儲邃窈窕靖深幽花奇石左顧右觸扶疏蒼蒨大抵如畫圖羅漢大士所居數年之間聲聞四遠凡宦遊旅至於東方者以不一到爲平日之恨又往往繪之屏素而去以歸詫其鄉閭嗚呼是誠奇特未始有也余以皇統甲子到官公事之隙時至其所因熟海之爲人持律嚴甚未嘗見其怠而又果於事

功意所欲爲持之以決而濟之以勇雖寒暑風雨胼胝暴露莫顧也用是以能有成後數年余以疾請閒而遂寓於此凡海之經營鳩掤至於一切大備實盡詳其本末故海以記文見屬且質於余曰吾營造之功勤矣有功於吾教者不爲少矣然吾竊有所病焉夫佛祖之法以空虛寂滅爲宗安樂戀著爲戒衲衣乞食巖棲木槁坐進此道無所擇也後世末學乃始飾其廬美其服甘其食範金聚土像設於其前鳴魚擊鼓講說於其後齊民下士怵之以禍福因以發其遷善遠罪之心權也顧獨無大善知識議吾之後乎余曰是不然夫道一而已矣有本斯有末有原斯有流磬筦不陳曷以知樂之和玉帛不將曷以知禮之節言語文章不載諸簡編學校庠序不設於邦國曷以明聖人之教也吾儒固爾師亦何病雖然兩水之爲縣也垂二十年權輿之人因陋就簡迄今無所謂縣學者春秋釋奠寄之廨驛而已縣有廢僧舍毀之則重勞而可惜余欲因其故治之以爲夫子廟堂而稍增其齋廡然縣所不得

專嘗以是三請於郡而不獲命則喟然歎曰先聖通祀於天下豈必待一福山之廟而尊師重道者顧豈少一汾晉野人也哉卒不遂所請而止今師不持一錢捐軀奮議主張敎法於空山荆棘閒乃克有就如此余之愧於師也厚矣夫復何云皇統九年四月旦日前縣令臨汾張邦彥記 山左金石志

萬全縣重修宣聖廟碑 泰和三年 張邦彥

昔穆叔與范宣子論及立德立功立言之事後人爲穆叔之說者曰太上立德意謂黃帝堯舜是也其次立功則禹稷是也其次立言則周任史佚臧文仲之屬是也古之所謂死而不朽者蓋其大指如此夫人得其一則猶映照萬古而稱頌不忘況吾夫子於此數事直能兼之者耶夫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使萬物並育而不害然後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若夫子者可謂能立德矣周道淩遲王綱絶紐諸侯不度僭亂者多楚子問鼎之輕重晉侯請隧而驕矜吾夫子憤其如此則作爲春秋正名分使君

臣父子各得其宜姦諛斃矣重戮於九泉之下潛德蝕矣光華於萬代之表袞冕在身不足喻其褒楚夏於市不足方其貶故亂臣賊子惕息畏懼實吾夫子之力也昔楊墨塞路孟軻辭而闢之昌黎猶曰其功不在禹下況吾夫子者也其若是者可謂立功矣演十翼而贊爻象正五始而修春秋序書則斷自唐虞刪詩則取合禮義制禮作樂經緯人道身雖不用於一時典則傳之於萬世若夫子者可謂能立言矣故天下郡縣春秋二祀與社稷相配而禮又過之自孔氏歿迄今幾二千歲矣然其子孫封爵相襲世世不絕雖周秦漢魏之君繼世皆有天下及乎時代革易世數綿遠其子孫之承襲者尚蔑以聞吾夫子獨以布衣之屬傳世久遠與天地相為終始非大聖人者其能若是乎迺者河中萬全簿劉君從謙字光甫世為解之安邑人以明經擢進士第為中甲魁四方士子多從之者自泰和元年冬十一月下車其為政也寬不太柔猛不太虐舉措有法條教可觀曾未踰時而闔境之民皆畏愛矣翌

日躬詣學校視其棟宇傾攲墉垣圮壞及睹前宰公趙瞻與攝縣令鄭滋碑刻所載修學之事至甚明白然兵火之餘踪跡蕩盡近縣令丁公侃亦嘗修之又且制度隘陋不與縣郭相稱公用慨然欲加崇飾乃暨邑中進士張琚丁勛及居民謝天祐等相與謀曰學校者化民之本仁義道德之所興修也禮樂教化之所宣布也人材之所作成也風俗之所變易也廣而言之則致君澤民之道皆出其中其爲功也不止肄業之人擢巍科取青紫而已吾欲增崇壯麗之公等若之何皆曰先生一登膴仕大邑斯臨夫承流宣化乃其職也果欲爲意豈惟琚等爲幸甚多一邑之民皆受賜矣乃以泰和三年夏四月揆日營建公則罄其俸給所餘不問家之有無一皆出之以佐經費於是邑中之民富者助材貧者助力如棟宇楹杙之資塈塗頳堊之用則富民大家之所樂輸也如持畚荷鍤之勞赴工服役之事則閭巷少年之所樂爲公雖旦夕往詣其中特爲經畫加指示爾曷嘗以力而強之耶易曰悅以先民民

忘其勞其是之謂乎凡爲屋八十間正殿在前講堂在後堂之左右翼以兩齋士子之進修者此焉遊處又爲兩廡直接賢堂祭器不可以徒列也爲庫房以存貯之膳食不可以無所也爲廚室以飪饌之賢堂三所分設於正殿之前又於其南起四賢堂皆所以襃大先儒也正殿基構煥然一新兩廡門樓悉補其弊餘則劉侯創之耳螻蟈鳴而工始興元鳥歸而能事畢且使觀旂采藻之人削槧懷鉛之士望其殿宇崢嶸制度雄壯莫不巍巍峩峩聳其瞻視者矣嗚呼劉君起身白屋試於治民官職猶未甚尊俸祿猶未甚厚乃能捐罄囊橐毅然惟以修學爲事者蓋以奉宣教化主張吾道之爲任也噫其亦難乎哉使一州一縣官長僚屬皆若劉君之用心則四海之內猶弗治者未之有也樂成之日邑人皆欲刻石頌德以傳不朽乃託僕之鄉人聞喜簿孔祖湯者特來謁文且曰鄴侯李繁建學於處州而昌黎韓愈爲之文秦尉袁弁修學於扶風而駕部郎中程浩爲之記今夫劉君功業不減向之袁李而

未有韓愈程浩爲之發揚先生於此獨無意哉僕曰素無學問訥鈍於辭加之平生黃卷久不用心向欲鋪張鴻藻而發揚劉君乎但爲抽毫紀實以需史氏之採擇可也孔曰斯足矣乃援春秋之例而喜爲之書謹記 萬全縣志

許州昌武軍節度使廳壁題名碑 皇統九年 馬師孟

節度使總一州之治在昔時其府署皆有碑碣刻封爵姓名到罷日月於其上謂之題名蓋以記久近別後先使後之人可考焉許古之列國秦郡縣天下爲潁川郡如寇恂黃霸之倫皆嘗爲之守魏又嘗建以爲都我國家肇造區夏奄有四海實殿南服而溝池未治城壁未完先是安撫使任齊治許淸完築功未集而齊廢本朝命今驃騎韓公撫定之就命李銀靑守之爲明年割河南地賜南宋故頹壖壞堞弗遑葺也又明年王師渡河恢復舊境復命驃騎韓公領其節公以天眷三年夏受命鎮許於今十年前後抗章論治事未報會省廷被天子旨俾完邊邑遂庀事鳩工籍冗卒發

旁郡民不從役徒不告勞崇墉雉堞屹然峙立公於是歟然曰庇人居遏外寇州可以無憂矣顧所謂題名者詎可缺歟乃敕匠礱石命門人馬師孟使敘其意而記之自本朝始時皇統九年歲次己巳七月旦日記 許州志

重修微子廟碑 天德二年 楊漢卿

上黨北五十里邑曰微子自前古立祠於此山下有故墟曰宋城世傳商微子昔居焉考之於傳微畿內國也以元子分封故遂爲號至成王封之於宋以奉殷後此去紂都不數百里豈其始封之地耶舊祠以箕子比干配享端冕南向卽微子也被髮如奴坐於左卽箕子也元冠曰王子坐於右卽比干也當紂之時賢臣失位或負祭器而歸周或佯狂而爲奴或極諫而剖心雖制行不一殊途而同歸故孔子稱曰殷有三仁焉成周繼興誅暴進賢彼去位而亡者乃作賓於王家以狂而拘囚者得肆志於洪範至使死骨不朽卽其墓而封焉以成王周公之聖猶尊崇之如此其以仁人

之功烈不特著於當時其德可加於後世是宜爲百世祀也然箕子既釋囚而受封後世廟貌不改厥初豈非全其眞以彰明德哉歲久殿宇隤陊好事者易其地而新之謂箕子被髮此僧也加之朝服謂比干王子也名爲太子皆置之別座從而祀之咸失其眞嗚呼仁者見棄於當時後世幸能不沒其實反矯誣如此名實相違何瀆神之甚也歲時獻享固將吐之豈答神之意耶余家世卜居於此少與羣兒遊戲廟側仰瞻神像古制宛然比余隨侍秦封還謁祠下然丹青炳煥規制錯謬罔或如古詢之故老則曰神之舊像皆所目覩一爲俗謬莫之能革於是慨然頗思改易昔柳下惠謂前哲令德之人以爲明質故在祀典若三子者自殷迄今歷數千載崇祀不絕雖先賢之德不可忘抑聖王之制存之於今歟惜其遂謬狃於怪誕使聖賢之跡寂然無聞乃語諸長者曰吾邑之奉祀三人也久矣豈可一日見誣於冥冥之中盍革去俗謬遵其古制以王子爲比干去胡僧而享箕子於以奉祀昭哲人之令

德毋作神羞不亦宜乎衆皆曰然時方多事莫遑改易遂書厥由於廟壁後二十餘年余歸自河東長老來告曰子嘗欲正三仁之祀方今時和歲豐人樂愷悌皆遷善崇德而成康樂之俗使神享其祀人受其福茲其時矣遂與其衆祀於神而卜之吉乃遷其祠宇正其服位以復明靈之居仍題其祠曰三仁俾後之來者不罔於流俗咸仰舊德而致肅恭云工始於七月之庚子落成於九月之丙午工既畢鄉人請以舊題刻石廟左遂爲之書天德三年九月重九日記 潞州志

重修釋迦院碑 貞元間重修 許申

蓋聞不因乎相無以入覺不由乎有難以入無況彼愚氓未達幽趣者哉是故以相求道以有修心苟解脫之未超必莊嚴之是念譬之想遺風者尚存曲阜之履希舊韻者猶思追蠡之聲蓋卽物而慕其形容因言而藏其指意像設之不可已其在茲乎然引以梯航爰因鷲嶺則寓諸威德必敞蓮宮宜其然矣夫金輪氏之教

立三世之緣以開聾瞽設四大之喻以誘沈迷無愛無憎不生不滅若洪鐘之虛受有叩咸臻類幽谷之無私凡來皆應則夫觀紫相而皈依面白毫而回嚮始悟三空終超十地皆自是始矣釋迦院者地枕牙岡川連汶渚土肥而沃民樸而淳年穀豐登干戈靜息念基蟠於貞觀雖有殘碑而名賜於宣和未參列刹因循歲月苟簡堂皇孰知多寶之坊其惡益茂罔踐布金之地厥善曷增欲闡仁祠宜屬善士爰有大檀越長者忠顯校尉武騎尉成愈雖曰在家常起出塵之念每思濟物實推運筏之心是以登仕版者冠蓋盈門踐貢籍者聲華接武地縣聯於阡陌家委積於倉箱忽生崇善之思用廣安禪之地言念佛殿歷久誰興乃謀之於嫂李氏弟將仕郎願欲建是殿移三世佛以安之輦他山之石以供柱礎代家園之木以給棟梁揆日庀徒陶工冶鈸爰究爰度是斷是遷成恪謹於崇修靡有辭於勞苦小者大者經之營之乃以皇統甲子歲十月興工越次年三月告成凡計庸三千七百有奇金山日

臨寶殿雲構於是命工完像卽舊圖新乃涓吉日大合苾蒭以落之一方之民鼓舞震動識所欽崇噫嘻人生最靈神氣爲主是非得失旣交攻其外憂喜疾患又纏繞其中役老朽之筋骸貪毫芒之利欲殫精竭慮不能自止又豈知拔三界之苦洗六塵之心以自處於淸涼之地哉若茲公之所以闢覺路啟迷津俾蠢蠢之徒因相而感因感而悟洵以斗擻妄惑而歸於眞源者也世於亭榭之興猶必垂記游宴之末亦必貽文世彌積而事有考身愈遠而跡益昭敢寓意於斯篇庶永知於善創詞曰

偉哉寶殿名勝九有建置尊容爛齊星斗虹霓臥棟日月輝牖金粟璀璨凝冥奔走無傾無壞垂規不朽忠顯成公種德彌茂宏開善道崇茲危構小儒刻詞有慙鄙陋永言歌之用垂乃後泰安縣志

重修中嶽廟碑　　　隨琳

夫太室中土之鎭居四方之中故獨稱嵩自漢武帝聞萬歲之呼

增加神宇唐元宗徵元封之事申錫王爵載諸祀典其來尚矣歲月寖久薦經兵火殿宇廊廡悉皆圮壞歲時禱祀遠邇輻湊曾不足以稱崇奉之意粵有龍虎李侯者居茲洛師在任歷久職修八任府中號無事先是施以白金五百□與弊補完厥功未就越自皇統乙丑歲鳩工聚材命統制孫堅董其役縣令隨琳相之造始於孟夏斷手於仲秋不取於公不勞於民自正殿以至於外門列嶽以至於兩廡仆者興缺者全塗塈之功丹雘之飾靡不畢備耽耽翼翼鱗萃翬飛內外咸新耀煥羣目落成之日和氣洋溢靈光下燭咸曰休哉厥役神之格思雨暘時若而豐年應災厲殄而民氣和由一邑而達於一府由一府而達於國中將見諸福之物可致之祥歟為休徵散為太平斯又保祐我國家無窮之休則神之功蓋與天地並君子以是知李侯之舉也其利溥哉請繹其義而作安神之詩以歌之其辭曰

維神之德兮亙古今而常新維神之功兮同日月而常明嗟踰時

變兮後喪亂而薦更致祠宇之旣久兮俱摧頹而莫營彼有形與數兮詎能保其不傾李侯之繕完兮勉夙夜而乃成咸鼎新而誇麗兮煥乎鈇棨而丹楹俾遠邇之駿奔兮皆映□而愕驚願神來止兮永福應於斯民河南總志

滕縣神農黃帝祠堂碑 貞元二年　朱昺

天地以大德而生羣有聖人以長世而育衆庶天地之所以好生聖人之所以好育自古羲軒農頊之君堯舜禹湯之主之治天下也莫不法參天地道合陰陽天地泰則百物□陰陽調則乾坤定使民處其靜不處其動處其安不處其危愛之如赤子使民仰之若慈親宇宙歸心寰海從化以致太平之功然則聖人之所治其道各以其德不一今之所以論之者特以神農黃帝言之當是時也六合旣甯八□□治雖之若此猶慮生民不善□生□爲惑亂爲聲色勞役之所傷祁寒酷暑之所損不順天道違逆陰陽致使六脈不調百邪俱入五臟爲百疾之所縈六府爲萬病之所苦若

不垂教後世無方則將何以救之如斯則生民　禍患不免喪生
而已矣故著醫術普澤天下施及萬古蓋醫術之道大矣哉祖於
神農宗於軒岐相五土之所宜八方之所出名山洞穴海瀆河源
金石草木蟲魚鳥獸之類所產所稟溫平寒燥之性揆別有毒無
毒可生可療之別炮炙之方制度之法以痊危疾儻非神農氏帝
之聖智神慧天人之資孰能辨而知之謂言醫道祖於神農此其
義也乃至軒岐之世帝之問道天師答之難素之書內經之文自
茲而始義奧理深治洪道廣濟世之功垂教之德彰明崇矣迄於
後世傳付雷公則而形之精思神慮醫道之要深得其妙乃至拯
枯骸以完肌救顛危以復活加之獲八方炮炙之論所治所救之
功其數莫可能紀　計億萬行動圓穹世傳致感昊天帝釋聞其
功行鶴飛丹詔白日超昇名記仙籍傳之萬古謂如桑公醫術之
善與雷公比肩亦俱得神農軒岐難素內經之書樞要奧妙元微
洞達天機之旨扶危拔困動救沈痾與秋夫先生李洞元先生醫

術神異悉能返死作生回骸起骨兼之鍼毒斬邪除妖治鬼所著方書逈出古人之道加之善岐婆之妙論說五臟六府動息之理呼吸循環晨昏之義深通氣運之推移允達陰陽之逆理以爲攝生之論近世皆宗爵者扁鵲神應王也其醫神異之殊開闢之來世之口所罕有不特識膏肓之疾深能辨未萌之病以至割腹開腸易心換骨洗滌藏府去除邪穢使之如故後世可以繼而行之者華公先生也人或有病則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之間則斷截湔濯除蕩病根而愈又能爲五禽道引之戲延壽孫眞人之著千金方韋藥王之戴玉壺藥拯救生靈其功彌大世傳爲以得道謂如陶隱居之詳注本草王叔和之著述脈訣用爲醫鑑旨趣明白張長沙傷寒之論醫術骨髓乃盡聖人望聞問切之道口口口巧之理又有龍樹之科眼目之論皆濟世有功於民可以祠而神矣僕之所以行於文者無他方士韓公名備字安道乃名醫也卜居林泉與烟霞雲山爲之友矣四方求醫者如織所得不以

賄利爲之心歟所積財物宿銘發誠欲建醫祖祠堂醫乃掌命司祠之當矣二十年間祠堂修置三楹壯麗雄大丹雘彩繪方畢向闕神像擬命工塑其神像又恐寖久塑像莊嚴華耀暗惡不爲堅固擬命工將鐵以鑄之又慮盜竊顧而取以毀之亦非堅固乃與里人王革字仲孚議之盡其思慮命工於北山之陽層巒疊岫蒼巖翠谷之中取雲龕峭岌碧藍之石令匠者曲盡其巧鐫鑿磨礲雕琢穿刻以爲神像凡數十尊崇容嚴肅威儀儼然望之若動使閭里之人日嚴香火不獨爲奉神崇福之所使鄉人知醫祖之所從來其道大也如此不特不忘其本使知醫行之所以至難用之所以至重固知人身方足圓頂戴天履地形軀稟自造化之所難得可從聖人之化保嗇性命深知頤養攝生之爲大矣將議以立石未涯之間韓公忽爾告殂化年八十有二臨終遺言於口口者舊令緒男許用馳騎命僕於僧普則古剎祠之所在口石作記命工刊之以傳永久爲之不朽恐其歲遠祠堂凋弊鄉中好事賢者

如韓公建立之難復爲完葺崇奉無致頹壞乃一鄉之美事者云
時貞元二年歲次甲戌三月戊辰日 石刻拓本 以上原列卷六十六

金文最卷三十三